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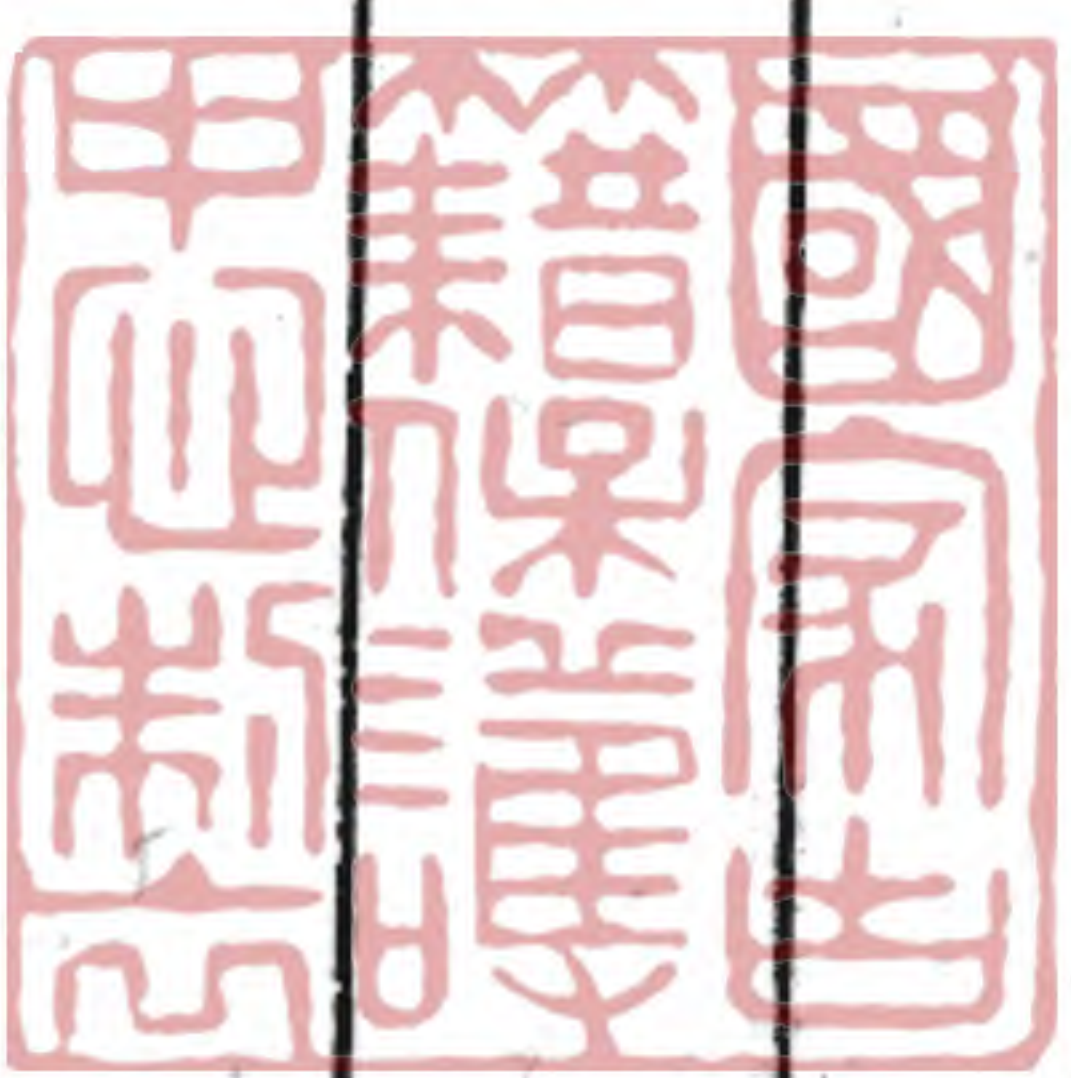
石隱園藏稿卷五

淄川 畢自嚴景曾著

疏一

奉差中途疏

奏爲奉差中途憂親成病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
臣以一介草茅荷蒙聖明拔置郎署頃又銜奉勅命出
讞浙省循五年曠舉之典宣一人浩蕩之恩臣未嘗不
捧檄自喜誓竭犬馬之力以樹尺寸也奈臣賦命多蹇
動與願違七月間甫出都門卽聞父病便道定省侍藥
無何而臣之簡書迫矣臣父念王命至重勉以大義責
臣就道臣灑淚南行猶意臣父或可保無虞也及臣行



至徐州地方忽有家僮追報臣父前病大作轉加沉重坐臥必倩人扶諸醫束手告退臣聞之心慟神驚羣病輻輳卽今肺火上炎脾土下泄眩暈不已繼以怔忡夫臣父之病亟矣而臣病又若是父子各天危同朝露臣尙有意人間世哉竊念卹審重典也兩浙劇地也臣心懷內顧終難專力於簿書身染沉疴安能殫精於讞獄儻不自揣以賈罪戾是於臣父爲愆於君命爲慢也故義不辭難臣之分也仕不遺親臣之情也用小臣狗馬之病而誤國家恤寃之重典尤臣之大恐也伏望皇上察臣狼狽之狀憐臣烏烏之私勅下該部議覆放臣回籍調理俾臣父子蚤得相見原差從本部另題施行臣

奇蹇餘生儻不遽填溝壑則天高地厚之恩臣猶有捐糜頂踵圖報萬一之日也

嵩祝陞辭疏

奏爲敬陳山右積祲之狀懇乞蚤停權稅以蘇子遺亟發內帑以充邊餉事臣維國家定鼎幽燕提封萬井而山右接壤沙漠實爲屏藩其爲要害視他省獨重他省錢糧多解京師獨山右一省俱屬軍餉徑解宣大三關等處是謂民運額幾百萬而本色不與焉千里灌輸用力最艱三軍待哺程限甚迫其爲財賦視他省獨急且田多磽确歲苦亢暘風高土燥地瘠民貧家相安於穴居人相甘於藿食蓋勤苦織畜其天性然也自三十七

年旱魃爲祟顆粒靡收逮至次春斗粟千錢太原平定
壽陽孟縣之間咽糠粃不足繼以樹皮棄子女於道塗
填骼胔於溝壑幸徼皇上湛恩聖母弘慈發帑金移倉
粟一切錢糧暫行停緩初夏雨絲涔涔始種晚禾各郡
縣猶十收四五而平陽一帶八月肅霜盡皆青槁無奈
邊餉緊急兩年錢糧一旦取盈雖額賦漸完而民已十
室九罄矣延及於冬依然無雪暨今三十九年春夏再
旱千里黃埃一時告停征告賑濟者額天伏地填溢公
門五月下旬乃始得雨播種之期視去歲更遲則有年
之望抑於今難料處凋瘵之鄉際荒歉之歲而又加以
三禩之頻仍邊餉之追呼傷哉山右之民也目今西鄙

議封邊境戒嚴而五路桀黠似非一婦所能約束萬一
乘糾合之衆求饜其欲勢難曲從計不得不選將興師
此時而欲責三晉民運應期沓至驟資軍實必無幸矣
臣愚竊思內帑儲積原將備非常之用儻蒙皇上惻然
軫念將三十九年宣大三關等處軍餉特賜從中頒發
則三軍挾纊不戰而氣自倍用之於戰戰可勝用之於
款款可堅廟堂無西顧之憂矣其山右該年民運卽與
蠲免止令辦納王民二糧以供宗祿徭站之需將見三
晉之民膏脂不朘於輸將肌膚不戕於猷朴出水火而
登衽席凡今日蒙恩卹匱之民皆異日好義樂輸之民
也至於權稅一節病民滋甚山右僻在西隅行商寥寥

所有額派稅銀四萬五千二百兩鋪墊等銀五千七百餘兩皆分派於各府州縣於是斗粟半菽有稅沽酒市脯有稅尺布寸綵有稅羸特蹇衛有稅旣非天降而地出真是頭會而箕斂又有繁峙皇租原奉明旨責令該監清查宣大牧馬草場籽粒未嘗及太原也祇緣地界相連而奸識毛鳳騰等索賄不遂徑朦坐以九千二百兩旣題得旨不得不那借庫藏以應上供後因按臣題請減免尙存三千二百六十餘兩竟無措手至減代州崞縣五臺上邊民壯工食抵解不足者扣徵本縣條鞭補之夫當此積祲之後正賦之難供况益以額外之征乎臣叨荷任使分守冀寧每遇防秋例當移駐近邊以圖犄角原奉勅書協理糧儲頃又代庖糧道者八閱月凡通省災祲之狀徵解艱難之情耳熟目習誠不任廩廩戒心先是督撫鹽臣議蠲議賑合詞請命未蒙俞旨臣竊計皇仁必不重視帑藏而輕視生靈之倒懸也臣今叨賀萬壽拜舞闕庭慚無金鑑以効愚忠爰採民風而丐皇澤懇祈皇上軫念民艱安不忘危亟發內帑以充邊餉仍勅戶部將山右三十九年應徵邊糧照數蠲免其權稅皇租俱賜停止庶子遺之民困少蘇玄齧黃髮咸歌仁壽之萬年頌寶祚之靈長矣

防海方新疏

題爲防海建置方新兵務籌畫伊始謹摭愚見列欵開

陳仰祈聖明採擇以便展布以固封疆事臣本一介書生起家有司洊歷藩臬比歲承乏西塞頃又待臯司罔媿無寸樹可以稱塞茲者增設天津巡撫備兵防海兼理糧餉臣以謏劣誤蒙簡畀聞命冰兢不知所措惟是時值艱危義難辭擔誓竭股肱以報國恩日今遼陽已失金復海蓋皆為敵有計距天津盈盈一水順風揚帆兩日可到天津為南北咽喉年來遼左水陸二運皆此轉輸萬一奸人徼誘導之窺伺為患不小况有應援之責尤非株守可同但臣新設衙門事多草創一切兵食諸需若不先行條議仰丐豫定無米之炊巧婦何辦即擯斥斧鑕微臣義所不辭而上誤國家之事則死有餘

罪矣敢摘緊要事宜條議上請一議水兵一議陸兵一留班軍一設總戎一選將材一議召募一修船隻一製器械一備火器一修墩臺一請犒賞一免調發一議信地以上一十三款俱防海之急需目前之要務必異俯賜允從庶可展布四體若其百不應手徒令擁麾素餐則亦安取添設贅旒為也伏祈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語多未能備載集中
條奏諸疏率惟列目

到任疏

奏為到任事伏念臣嚴魯國迂儒齊東末品雖請纓之有志媿借箸之無奇筮仕理官未著平反之譽洊登水署曾微康濟之猷一籌莫展於旬宣五載空勞於疆場

三旬圍府方慙牝牡之未閑萬頃海防忽膺節鉞之重任惟廟畧普收羣策致闡寄謬及菲才試之水陸繁劇之衝寘之南北咽喉之地驚承新命靡敢固辭倥偬出都不遑寧處臣謹於五月之三日抵津受事矣顧瞻遠左盡蹂躪之餘聯接津門政揚帆之路兼鴻鴈哀鳴載道且豺狼變詐多端事類絲紛官由草創卽令召募四集尙慮烏合白徒難禦勅敵况復器械百虛安得雕弓畫戟可稱整旅真如搏沙之難就深切覆餗之是虞敢不奉揚皇威益蒐軍實陳苴禡於未肇每懷蓄艾徒薪之圖擊情形於伏俛不勝集木履冰之懇社稷爲重縱髮膚其可捐邊釁未弭在金革而無避除一切兵馬錢

糧事宜容臣次第另行籲請外謹先具到任日期恭報以聞

錢糧不繼疏

題爲錢糧不繼募兵束手懇祈勅部分發帑金以濟急需事臣承乏津門飭兵防海自五月初三日抵任今且彌月因見責任重大武備空虛憂心惶惶朝夕拮据不啻救焚拯溺比來召募壯勇頗多嚮應已近二千有餘惟是合用錢糧僅得兵部原發安家銀二萬兩餘俱未給卽工部曾許臣盔甲器械衣裝銀二萬兩原係初次帑金之數臣已經題明及臣差官赴領又復不發念臣戎幄新開倉卒受事無兵無馬無甲無仗諸事俱須創

置無米何能巧炊臣在京時親見皇上續發帑金一百萬嗣接邸報又發帑金二百萬傾左藏以誌邊防至盛德事也臣計當事大臣必有洞悉情形不忍置津門於度外者方且靜聽分發不敢輕爲瀆陳而今遲迴日久竟杳然無聞矣省直撫臣俱有原管兵馬額設錢糧統轄州縣甚多那儻備辦亦易而津門有一於是乎說者謂帑金之發爲遼左也津門卽不得比於遼左而爲遼事添設防援交責獨不可因遼左而推廣之乎臺省諸臣分往各省募兵咸以五千爲率臣不知曾分有帑金否然或許動新餉或便宜那借一紙之檄甫下而奉行惟謹矣津門募兵計當倍之迺曾不得比例一陳乞乎

兵部題覆津門召募兵數水陸各五千名亦極取數之少矣迺經費亦有可計者如陸兵選鋒健丁二千名土著步兵三千名水兵五千名安家盔甲器械衣裝馬價行糧共該銀一十八萬兩此外如置戰車造戰船繕營房合火藥製火器各費不貲尙難枚舉今所給發曾未得十分之一營製踈蕪不堪著眼以此漫稱募府彈壓海濫抑何恃而不恐耶臣今焦勞徒切動有窒礙欲差官募邊兵於延綏等處募水兵於淮揚等處而苦安家之不備矣欲差官市馬於宣大等處而苦馬價之不贍矣欲開局打造盔甲腰刀擬市建鐵於臨清蕪湖市熟鐵於山西潞安等處而又苦物價之不敷矣錢糧一日

不發則一日有停閣之虞錢糧終歲不發則終歲爲株
守之計流光不待玩愒堪虞卽今爲之尙懼其晚失時
不圖嗟何及哉伏冀勅下兵工二部亟行酌議前項錢
糧勢所必需應該分發帑金若干作速如數給領俾臣
得乘時召募整頓以備緩急之用卽令帑金不足則新
餉本屬增派馬價原備軍興二項俱堪動支轉移分派
惟在該部一引手間耳臣三十年犬馬業承簡命矢竭
駑鈍以報國恩但願皇上與諸大臣爲東事計利害爲
封疆計安危毋如秦越肥瘠之異視臣庶得以展布四
體而倖免於瘵曠之罪矣

金吾遠逮廢弁疏

題爲金吾遠逮廢弁恭請明旨定奪事竊照從來欽拏
官犯俱須奉有明旨齎有駕帖而後從事所到地方恭
設香案羅拜宣讀所以祇畏君命而對揚天威也茲原
任山西北樓口副將今廢閑陳天爵所犯罪狀臣誠不
知其何如惟是緹騎逮人於數百里之外旣無明旨又
無駕帖止憑金吾一紙之批真偽莫辨臣竊訝之若其
非真則錦衣爲天子之禁衛何容擅有勾攝若其果真
揆之累朝之令甲刑章之舊例將無稍稍刺謬矣乎竊
念人主一舉一動一賞一罰必期可垂青史爲萬世法
誠不可不慎者也見今天津道劉策已將陳天爵羈候
惟謹然臣待罪巡撫叨有地方之責未奉明旨駕帖遽

難輕發官犯卽差官劉僑亦似有逡巡不便拘執者伏
祈皇上鑒別真偽特頒明旨以便遵奉交割解京究問
庶雷霆有赫而日月光昭矣

犄角最重數

題爲遼事犄角最重津門鞠旅維艱謹詳陳空匱之形
仰祈聖鑒亟賜議處以便料理事臣嚴猥以謏劣承乏
津門前當建置之初直以遼氛孔棘咽喉近地外以隄
防津海內以應援神京如斯而已矣茲者經臣創議廟
算協謀三方建置恢復遼左區區津門欲與廣寧登萊
鼎峙爲三臣情深報國義切同讐苟利社稷何惜頂踵
乃細覈津門之物力津門之時勢則有萬萬非他方可

侔者請詳言之今天下之全力盡赴於遼天下之精銳
盡萃於遼天下之金錢以數百萬計不問出入以供億
於遼九邊及都門之軍需戎器細載絡繹以轉輸於遼
以津門而較遼百不得一焉然猶內外異勢也緩急異
宜也不當與之較也卽以登萊津門相提而論山東新
增水兵以三萬計陸兵以二萬計大約登萊所得將四
萬許而舊日額設之兵不與焉津門舊額防海一營不
足二千之數新設水陸二兵部覆共准一萬何啻邾莒
之視齊楚乎卒徒鮮少捉襟露肘一不敵也登萊海運
之船不下四五百隻今旣停運水手改爲水兵運船改
爲兵船直一反掌間耳津門旣不停運而且加運水兵

無船寧堪徒手而憑溟渤近臣具疏欲向餉臣那借運船一百四十三隻猶戛戛乎難之至於水兵亟議召募苦無應者蓋以海運利大非可以月餉奪耳二不敵也登萊有六十萬海運停留之米豆以爲軍餉又有本省六府之新餉以恣挹取而軍餉可以不乏近日津門召募新兵僅四千許而管倉施主政輒以月餉不繼爲憂大費措處三不敵也以津門而較登萊兵戎物力種種不敵單竭刳敝口舌莫罄此皆衆所共耳共目者豈臣愚之臆說哉頃經臣移咨到臣謂天津用兵當以四萬計夫欲從事於樂浪立菟之間非盛其師徒何能鼓行而前顧四萬兵亦何容易哉有四萬水陸之兵則有四

萬兵之安家月餉舟楫馬匹盔甲器械衣裝操賞火藥旗幟等項一有不備不能成師而匪從天降匪從地湧俱須國家金錢爲之則四萬兵亦何容易哉因憶臣抵津門三月止得兵部發安家銀二萬兩耳至於兵部應補發安家馬價銀五萬四千兩已題得旨臣差官守候日久近聞又僅發二萬兩而其餘仍未發也臣不得已借餉臣新餉銀五千兩差官赴宣大市馬纔可得四百匹而此外則不免束手無措矣工部應給盔甲器械衣裝銀八萬兩亦經題請奉旨迄今甲乙互推毫釐不發臣不得已檢城樓舊腰刀弓矢稍爲修葺給發新兵以備操練又搜津庫稻穀等銀可數百兩買料鳩工開局

打造軍容戰具黯澹無色而此外則計畫無復之矣新兵糧餉不足臣亟詣餉臣懇請得原發帑金三萬兩轉付倉司稍濟各兵然眉之急而將來更有不可知者矣軍前犒賞臣原請銀一萬部覆止准初年五千次年二千業奉俞旨但欲取給新餉戶部難之堅不肯發而兵部亦遂以爲不便開端顧天下有不操練而可稱兵者乎有不賞罰而成操練者乎有不用賞而能獨行其罰者乎今欲盡廢不舉難矣總之無米爲炊悶懷迫塞大聲疾呼聽者哀如以水陸各五千之兵其金錢給發之難如此則進之而四萬其難又何如哉伏冀皇上軫念東事經營之難津門匱乏之苦勅下該部將前應增水

陸兵數從長酌議如果應增卽將一切安家盔甲器械衣裝船隻月餉之類預爲查處俾令各有着落刻日給發則行間諸務可以如意料理庶鞠旅之事易而犄角之勢成矣如不應增亦須明白具覆慎勿謾應姑允而復從中格也不然機會易失流光不待萬一經臣以尺一之符下徵津師彼時百不應手誤策應而緩期會卽誅臣竄臣亦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

瀛海災傷疏

題爲瀛海運務軍興一時並急窮民災傷困苦萬分難堪懇祈聖明軫念蚤議蠲賑并請比例亟蠲新餉以安畿輔以保災黎事該臣看得瀛海當畿輔要地爲都門

咽喉以頻年之災祲值遠左之告警行齋居送履畝加
租籽軸已空興發未已萬姓皇皇莫必其命滿望今歲
有秋或可蘇困萬一詎意天不悔禍饑饉薦臻去歲無
雨二麥未播今夏復旱蚤禾鮮殖方臣履任之始政當
夏至之時亢暘爲災赤地千里沿途觸目而驚心萬姓
呼天而搶地延至六月初旬靈雨漸零閭閻小民胼胝
襁褓方延頸以希菑畲之入而未幾復有蝗蝻之災矣
初時蝗尙無多爲害猶淺旣而遺種地中日漸繁夥條
而平地尺許勢如流水忽而羣飛蔽天白日爲昏連邑
連州無處不受其荼毒食葉食心無稼不被其吞啖且
有更苦秋旱者又有更生綿蟲者嗟舊穀之旣沒歎新

穀之全虛村突無烟市井蕭條催科日急惟正已自難
供新餉洊加額外復從何辦蓋地當衝劇旣水陸之驛
騷而時值軍興又差科之叠至覽諸告牘備極苦趣傷
哉民也夫國以民爲本而民以歲爲命自古天災流行
何代無之顧時有屯艱而人無流亡者恃天聽之必周
賴主澤之下逮也臣所轄河間府十八州縣并六衛一
所除河間吳橋肅寧三縣輕災不敢槩瀆外其任丘等
十五州縣并各衛所俱罹旱蝗之厄災傷重大臣濫竽
節鉞叨有撫循之責輒敢冒死上聞爲數百萬生民請
命乞勅該部速行按臣屯臣查勘具奏酌議蠲賑則浩
蕩恩波霑溉閭閻而畿輔重地永固根本矣然瀛海猶

有事屬偏苦而蠲免萬不容緩者則新餉是也以有順
永登萊之例在也畿輔自順永外惟瀛海最近遼左先
是順永以逼處邊塞特蠲新餉矣今津門建牙犄角遼
左又總督經畧及保定巡撫層累坐鎮無一不爲桑土
計綢繆則無一不於瀛海恣挹取故買鐵料於斯索匠
役於斯市硝黃於斯造戰船買戰馬製戰車儲草料悉
於斯雖云有司之經營莫非小民之輸納軍興之苦剝
肉醫瘡豈其在順永下者登萊海運先年與津門並行
而登萊獨蠲新餉今登萊停海運整師旅而免餉如故
良以海邦貧瘠不稱過也獨是津門海運不惟不停而
且倍增括米糴豆誰非民膏水輓陸輸誰非民力今又
加之師旅矣而輸餉亦如故終不得自比於登萊此殊
不可解也揆之順永旣如彼較之登萊又如此則瀛海
新餉斷斷當蠲不旣彰明較著矣乎此則無論災與不
災均當議蠲而當此災傷困頓之時則望恩尤切而施
澤宜蚤者也故臣敢因上報災傷而并及之伏惟聖明
大沛汪濊亟賜拯救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辭督餉疏

奏爲撫津積戾罔功督餉仔肩難負懇祈聖明俯允辭
免以安愚分事竊念臣本局曲之質原非軍旅之才祇
緣客春遼瀋繼陷臣時備員同寺遂承人乏于役津門
臣義不敢辭難黽勉受事未免任重而身輕多見志迂

而量狹今荏苒暮年矣水陸雖已成旅而挫鋒陷陣尙
未可遽望於烏合器械雖已粗備而堅甲戰艦尙未能
盡具於倉卒臣竊爲此夜廢寢而晝忘飡也至於三方
建置之議起臣又加有贊理征東軍務之銜詎意風鶴
一驚全遼盡棄臣先所發叅將管大藩等水兵二千員
名久抵三岔戍守後聞遣赴鎮江旣未見有斬將搴旗
之功臣續所發遊擊金冠等水兵四千員名復在山海
阻凍竟以寒月舟膠今僅藉爲深溝高壘之用臣又爲
此憤填胸而淚交睫也是由前而論臣經年之樹立旣
寥寥其如彼由後而論臣溺職之罪狀又彰彰其如此
卽令得追斧鑕而寬吏議已厚幸矣今突有此督餉之

推亞卿之擢真所謂賞加於無勞榮踰於始望茲臣所
爲飲冰循墻而未敢冒焉以承者也緬惟督餉之事仰
佐軍興統轄廣濶錢穀殷繁念省直蒼黔久困則催科
之維艱思海洋風波叵測則飛輓之不易非有精心鉅
手安望食足兵強說者似謂朝夕目擊巧者不過習者
之門廼臣自揣才力綿薄一誤難堪再誤之舉况佐計
之任地漸隣於孤卿而積勞之餘身且兼以善病頻年
巖塞心血久枯匝歲津門頭顱頓改卽頃今年三月寒
熱大作一病瀕危迄今元氣未復藥裹獨親祇以時事
阡危未敢具疏請告此又津門道府諸臣所爲熟睹而
共憐者也伏祈鑒察下情收回成命准臣照例休致回

籍如謂督餉缺官義無所逃姑以舊銜管理餉務俾得將勤補拙勉圖後效庶國家無濫觴之官聯而微臣免覆餗之訾詬矣奉 旨督餉重任畢自嚴以勞望簡畀着遵新命受事不准辭

發兵會勦疏

題爲東省妖賊怙亂津門奉旨會勦謹酌議應發營兵以助捷伐事竊照山左六郡臣桑梓之邦也臣承乏戶曹濫竽督餉目今潢池弄兵運道梗塞無論輦轂之下百萬軍民咸切呼庚卽臣津門轉餉榆關亦將無從出矣加以賊勢猖獗聲言內犯卽旬服三輔亦不勝震隣剝膚之患矣臣竊爲此日夜腐心恨不滅此而朝夕也

惟是叢爾津門新造草昧之區兵馬無幾自去歲發叅將管大藩等兵二千名於遼左發遊擊金冠等兵四千名於山海今歲又發叅將翟子勲等河南前營兵三千名亦赴山海總計已發過九千餘名矣今現在津門者除水兵四千外總計主客陸兵不及萬人津門內鞏神京外防海滙東援榆關責任綦重必如戶部所題欲發津兵五六千人是空國以行也頃者兩奉聖旨一則有酌量發兵之說一則未定馬步之數所謂明見萬里之外者也顧疾在腹心治症宜亟於醫藥而禍生肘腋救鬪竊聞於披纓臣豈異人敢或首鼠臣嘗聞之騏驥一日千里駑駘躑躅不前是兵貴精不貴多也詩取譬於

雷霆易致戒於左次是兵貴速不貴遲也現今津門兵馬有限取盈則不能太少則無益量度主客之旅斟酌多寡之間請以山東營守備劉永昌所統二千名毛兵營守備董世賢所統一千名共作三千之數山東營新兵原係濟南諸邑召募前來初亦烏合漫無紀律劉永昌練習有法約束得宜近日遂成一枝勁兵今茲受檄征勦以東土之兵而還戢東土之亂亦何所不勉焉毛兵營兵丁初從僉事胡嘉棟渡海抵津僅五六百人耳嗣是又復逃散不滿五百所幸統兵守備董世賢恩威兼濟得不盡潰臣又令其陸續召募共足千人賈勇拔距綽有可觀俾令東援亦復樂趨此二師者皆津門之

銳也獨是以津兵而入東省若無道臣監制何以震肅戎行分別功罪臣與監軍道僉事來斯行議及而本官欣然請往以彼素富韜鈴親在行間指授方畧計所裨益良非淺鮮又該道有子來燕禧力能扛鼎射可穿揚因念其父羽翼無人亦復志切勤王情慙寢戈願以諸生從戎統率家丁以爲將士先是役也一以護運一以勦賊如賊勢鴟張不妨據險扼要以杜其北徙之路如我師雲集便可協力夾攻以大爲剪除之謀庶不至以重發藜功亦不至以輕敵取敗耳再惟各兵遠征必裹二三月之糧卽今津庫如洗非得二萬金不可尤望計曹刻期給發一經支領便可成行不則曠費居諸非所

稱救焚拯溺之義矣

補發津兵疏

題爲津兵東勦再奉明旨謹照數補發以靖妖氛事該臣看得津門爲京師咽喉自當宿重兵以備緩急而東魯爲海內腹心豈宜釀寇盜以滋禍亂前戶部之題覆護運也欽依有量發之語及東撫之請兵討賊也俞音無馬步之數臣謹劑量主客較計多寡以三千名應命業具疏奏聞矣迨兵部以五千爲請而聖旨復如數准發兩咨抵臣夫東省之事急矣當此潢池雲擾之際決非揖讓救焚之時竊計天下之兵當爲天下用之豈其無事而參養爲者况榆關政甚丸泥之封而東省已熾

燎原之焰榆塞策應之兵鱗次而棊布者尙自不少至於應援東省明旨煌煌勅速勦而戒蔓延所責成督發者南則漕撫北則臣與保定撫臣耳臣又何敢以兵寡爲辭而衡君命也及臣備行該道查議而該道以河南後營守備周之禮統兵二千爲言查津門見在客兵止有此營原留以備榆關踐更之用今似不容膠柱而鼓瑟矣該營兵馬雖稍不及山東毛兵二營之勁而中多南汝伊雒間人則亦毛兵之倫也在津訓練漸已經年亦能明步伐而習技擊修戈矛而賦同讐矣臣已行令整頓兵馬衣械與山東毛兵二營絡繹同發直達兗府壯犄角之先聲備白蓮之妖魄胥攸賴焉總之未奉明

旨之先臣不敢多發以蹈喜事之嫌既奉明旨之後臣
又不敢少發以貽縮步之誚此臣區區之本懷也至于
三營兵餉原在津門月支一兩五錢今歷過七月一月
尙未支也又當賚糧三閱月極爲省約計此二千之衆
又非一萬五千金不可並前所請山東毛兵二營餉銀
臣俱一面於各項召買募兵銀內那借給發用遙其行
伏祈勅下兵部戶部亟爲覆議補給各歸正項庶爲清
楚也

楚也

有按蓮妖徐鴻儒之起鄒滕也山左徵津兵會

勦先君蒐卒簡乘師出在途而妖黨于弘志
起武邑事出倉卒勢張甚景州告急後軍守備董世
賢移兵殲之俘斬四千有奇賊平而保撫之兵始至
及抵兗叅將劉永昌屢戰奏捷而手擒賊首徐鴻儒
者即疏中所稱從戎諸生來燕禧也初官軍屢劔賊
不三月而蕩平時以其言爲讖云近見紀事本末曰

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人祭旗聲言取景州焚掠
四十餘里官兵往捕之賊首于弘志策馬張弓飛舞
而來官兵斬之于馬下餘賊披靡四散并未言爲何
處官兵而紀鄒滕之戰亦爲疎漏又錢宗伯牧齋撰
李忠文公神道碑則移其事于李公夫李公繼先
君撫津者也徵發之事既未與聞景武之捷纔履任
一日耳李公序先君撫津疏草亦載其事初未嘗
自居也附錄原序于左以備讀古者考鏡焉李公名
邦華字懋明
江西吉水人

附撫津疏草序

神廟御極之四十一年余待罪南牀與聞計吏時所
稱天下第一廉平則無若今少司徒畢公公先是業
以卓異著茲復冠羣辟人擬公節鉞彈指余欣慕執
鞭而公恬不爲名高居久之再舉卓異乃徵入罔伯
猶常調也會東方構難三韓不支翼翼神京屋瓦皆

震朝議以天津咽喉挽漕而屏蔽東海非開幕府宿
重兵不足戒衣袂推擇而使公始出建牙明年公以
勞勩晉貳司徒余方從田間來輒被命爲公後蓋惴
惴不戡是懼而回首執鞭本懷未嘗不倚玉自慶也
津故河間屬璽書監司以下並隸紀綱乃草昧靡一
具公至立規模定章程闢戎伍繕舩艦水陸拮据月
不啻四十五日奏請絡繹於道壁壘井井屹然京東
雄鎮亡何廣寧陷榆關累棊羽書夕至旌旗朝發時
潰卒望塵奔獨公遣戍守官軍鼓行而東無却步者
以是測公節制云忽妖寇山左守臣乞津兵爲助旨
再下公急隣誼重悉精銳半萬以赴師出景武賊逆

前鋒躍躡殲之而滕鄒之役不三月奏凱焉此秋毫
皆公力余雖與於會觀厥成而已蓋公沉毅天授無
鋒穎於貌精詳夙成無張皇於卒故運籌決機守處
女而應脫兔試讀撫津封事英畧遠猶令人應接不
暇雖戎馬徃徃驚偵狎至然勢而愈密撼而彌定浩
乎淵乎夫誰窺公深乎余才百不逮公而幸公典型
在望步趨恐後一切率襲公舊偶所不安必決於公
公亦披忱靡貳古稱蕭規曹隨猶意相先後耳何如
余朝夕稟仰雖畫地印印泥哉雖然余於公實有嘿
契者公勤誠體國雅意廉儉念封疆多故財用匱乏
筦鑰惟嚴不辭程薪數米余亦抱杞憂惜錙銖經歲

度支弗及他鎮之百一殆與公不謀而合頃疏自陳
嗇狀援公爲重公曰世方見少子顧憐之耶余曰民
力竭矣將多多益善乎相視而笑今公殫精儲糈裁
浮覈侵所省大農金錢無算異時公功高廟社將什
伯撫津日而撫津其嚆矢矣余爲公序疏草蓋倚公
同心聃鳴執鞭本懷竊附青雲耳若乃公之不朽則
有國史在

撫津事竣疏

奏爲撫津事竣謹將收支錢糧數目造冊奏繳以祈聖
鑒事慨自遼左發難密勿焦勞臣以愚劣濫竽津撫始
臣之至津也以彈丸之城處咽喉之地外海內漕果稱
要害而諦閱武備則衰廢極矣津故置三衛雖列左右
二營皆春秋分班以供版築之役于備禦無當也惟葛
沽海防營舊有防倭兵二千以屯守爲名而陸處無營
水處無舟旌旗戈甲強半朽敝臣竊鄭重簡書徬徨太
息朝夕拮据罔敢怠遑兵部原議津門召募水陸兵一
萬名該安家銀五萬兩原議買馬二千匹該馬價銀二
萬四千兩嗣以遣兵援遼多發銀六千兩三次共發銀
八萬兩又以萬人爲率工部該發盔甲銀五萬兩衣裝
器械銀三萬兩而以冬曹匱乏願請甚艱一次發銀一
萬四千七十兩又一次發銀二萬八千二百兩續是屢
催不報竟成畫餅蓋兵工二部所給發以爲津門軍興

之費者止此矣視淮浙中州等處召募之需曾不及什之二三臣殫心籌畫刻意節齎務求量入爲出不耻數米而炊如募兵原議給安家銀五兩臣惟於西塞諸將招到家丁各如數給發其土著陸兵則減至二兩矣水兵惟淮浙熟諳水性南兵各給以四兩其餘土著水兵則亦減至二兩矣招募解驗臣不敢諉諸道府聽之將領俱令中干等官招集赴臣一一自行簡閱以故安家雖廉而未嘗以孱弱者雜之所省兵部銀兩至爲不貲計以招募至者凡得標兵營三千一百餘名正兵營一千九百餘名鎮海前後奇三營水兵共四千三百餘名以徵調至者凡得浙直水兵二千名淮揚水兵四千六

百名江南水兵一千餘名山東營兵二千名河南前後營兵五千名又有毛兵營兵一千餘名則半係徵調半係招募者也無何浙直淮揚山東河南毛兵等營俱先後調發廣寧山海山東應援勦除而津門新集諸兵已盈水陸萬人之數亦庶幾成一隊之師矣獨是戰馬一項原議收買二千匹今乃僅及一千則以內地馬價騰湧而又苦無佳者勢必就宣大諸市口收買歲惟八九月一次道里旣遙鬻售不易一時誠難多得也臣又市物料於四方徵匠役於州縣就各寺廟開立四局以製軍器別設火藥自爲一局以防水火所製腰刀三眼鎗攢竹鎗各以數千計威遠大砲以數十計火藥鉛子以

數萬計鑽斧悶棍各以數百計勁弓利矢各以數千萬計一切器械之類俱臣親自估計製辦又檢出津門城樓舊械擇可用者亟爲修理一時主客之兵各執一藝矣獨是鐵盔鐵甲僅造二百副有奇藤盔綿甲止造五百副有奇則以所資工匠頗夥非可以倉卒辦耳此外造沙船七十隻唬船二十隻營房三百間戰車十餘輛雖覺取數甚少亦濟目前乏絕大都隨事補葺矢竭心力既務節省又求精好不敢苟且塞責亦不敢纖毫妄費良爲兵事殷繁國計匱詘上則大內之封樁下則小民之膏血總屬艱難倍宜珍惜若錙銖取之而泥沙用之有人心者豈宜出此斯臣幽獨所自矢也所惜時

短淺智慮闡汶機緒未竟掛漏實多纔一拊心剷首之餘不勝瘵官溺職之媿誠所重爲廩廩者矣茲臣叨轉督餉逐一清算共計實用過兵部銀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九兩三錢實在銀三萬五千五百五十兩七錢實用過工部銀三萬二千六百三十六兩九錢實在銀九千六百三十三兩一錢一併交與新任撫臣李邦華經管復念錢糧支放最宜清楚茲謹造冊奏繳仍移送部科一切支銷指掌可明矣顧臣竊有請者津門營伍漸成馬匹船隻尙少目前急買戰馬一千匹便須用銀一萬二千兩急造沙唬戰船一百隻便須用銀二三萬兩若夫一切器械不惟新集水陸之衆需以簡練抑且寄寓

徵發之師無不仰給邇來徵調肆出絡繹關領已惴惴有不贍之憂矣又兵士不可以袒裼而當鋒鏑之衝則盛甲萬副之製於用殊切於費尤奢又由津門以抵山海沿海一帶烽墩緣係流沙難以修築多設木樓臣查核舊跡什九傾圮而以錢糧無措坐成廢格恐亦未可視爲末務也總計工部尙欠衣裝器械銀四萬五千兩伏祈勅發新任撫臣則津門之軍興有賴矣

恭謝天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伏念臣猥惟斗筭濫膺節鉞津門設險當水陸之要衝瀛海建牙實咽喉之重地簡卒蒐乘經年拮据僅成一旅之師儲器造舟匝歲劬勲麤足萬人

人之用謹奉三方之布置詎知九牧之無成顧瞻犄角一隅已失廣寧左臂除兗無策剝床切膚之灾謂何汗馬不遑鼎足犬牙之勢安在疆圉綢繆之計未舉二三朝廷任使之恩寧酬萬一自當席藁以待罪詎思得隴而序遷忽奉明綸晉司督餉擢居版部兼領蘭臺以錢穀贍軍興六師饑飽倚命以紀綱資彈壓十道吏民稟成聞命驚惶控辭戰慄毫無矯飾總出真誠豈期聖恩不蒙鑒允當此山海十萬衆嗷嗷待哺之日豈是臣子再三瀆悠悠自便之時臣謹于五月之二十一日抵任受事矣緬惟平遼敵愾之際莫若儲粟餽餉爲先自變起三韓而禍延九有歷時已經五載所費何止萬千召

買截漕羣策無遺於會計陸輓水運人力畢舉於轉輸
無奈鯨波之蒼茫兼以牛車之疲憊何以使廩盈而庾
羨磅畫實艱何以使食足而兵強經營不易劉晏之理
財淮甸有意効之蕭何之轉餉關中恐不逮也况前督
餉部臣三歲之精心料理事事良規近覩巡餉按臣四
款之極意條陳言言石畫定額可杜濫觴之弊兼支可
免玉粒之嗟臣敢不俯竭庸愚仰酬知遇奉廟廊之德
意遵耆碩之謨謀軍儲外供壯投石超距之銳氣民財
內阜蘇汎泉穫薪之憚人矢志詰戎豈容嫌於米鹽凌
雜投醪饗士還干澤于大內封椿

廉將茹苦疏

題爲廉將茹苦倍常伏法推情可憫懇乞聖明照察覆
訊末減以平政刑以彰激勸事竊照爲將之道莫貴於
勇往直前而御將之道惟在於執法不二粵自遼左淪
亡迺將接踵大傷國體且挫士氣有識之士無不切齒
腐心亟欲按劍伸法以明紀律然有素行廉潔矢心忠
義本非逃而類於逃無死法而罹於法者尤當察其情
而原其心則近日管大藩之事是也大藩原以徐州世
職指揮獲登武闈甲科先是泰昌元年以浙江實授叅
將奉調援遼天啓元年春經畧袁應泰令率浙兵二千
前往鎮江已達登州毋璣等島會遼陽失陷兵部覆准
回津防守時臣適有撫津之役逮七月內三岔告急遼

撫王化貞移咨於臣索大藩一營臣發兵疏具在可覆
按也繼入廣寧遼撫促往鎮江策應毛帥大藩又復鼓
柁時值八月秋高風厲覆溺逃亡其隨大藩赴鮮者僅
八百餘人而遼撫所差齎糧都司莊夢龍並銀四千兩
亦俱化爲烏有矣及十月間大藩抵鮮駐彌串堡與毛
帥爲犄角依山爲守冬月極寒士多凍仆每月止借鮮
米百石每兵日僅四合此外衣裝鹽菜之類一毫無辦
自十月以抵七月共借鮮米九百四十石又借監軍副
使梁之垣銀五百兩每兵不及一金夫饑寒切身雖慈
父不能保其子各兵之以討糧爲名而相率內嚮者亦
人情也大藩此時仍當申明約束堅守信地乃以各兵

潰歸亦以追兵爲名相從赴津此則不能無罪惟是多
命攸關宿飽無期是則大藩所遭之不幸而非甘心掉
臂者也及抵津而臣以大義責之撫臣李邦華亦以大
義責之撫臣初議以該營中軍楊應鼎率其師往而委
都司僉書文士銘監之大藩謝事聽叅又令餉道錢士
晉親詣大沽議給兵餉祇以庫藏空虛不能盡補積欠
之數於是各兵嗷嗷有詞備述忍饑裂膚之狀堅不肯
受然未嘗鼓譟也已而餉道回津益知領兵渡海非大
藩不可津撫再申軍令臣亦愆愆戒行及大藩往而兵
帖然奮臂一招誓同生死找給餉銀斷自三月爲始至
九月止則所節省尙不貲也而遐觀逃聽者不察其詳

輒云逼索津餉則不惟大藩寃而津門亦寃矣海上風波入九月後三老長年便自褰足大藩率兵再發實以九月二十三日中途阻風屆十月十二日纔抵登州廟島朔飈凜栗異颶時作竟守凍皇城島矣隆冬非航海之時守凍非駐足之地祇緣文士銘垂涎主帥投揭交構遂有逗遛之叅惜哉由前而論原爲饑兵逃歸大藩追隨似與真逃者異由後而論原爲寒冬守凍待時而發又與逗遛者異不意風聞騰播連被重劾明旨森凜分宜祇承臣亦未敢輕爲瀆陳續見登撫再疏大藩聞風前行圖功自贖奉旨果有圖功求生情節奏請定奪是聖明亦若哀而憐之矣近復報大藩於三月之七日

再至彌串堡已具文報毛帥訖至二十一日而文士銘持登撫牌至各兵委士銘代管當於彌串堡巴山地方將兵船十六隻兵四百五十六員各事故銀一千二十兩俱交代明白大藩赴登州投審繫獄嗚呼鎮江岸上近日往來轍跡多矣初時人皆以爲絕海窮荒寧死勿往大藩自津入遼自遼入鮮蹈險最先勇超諸弁且其一塵不染深得士心在鮮日久涉歷寒冬僵尸相屬人無異志糧糗不繼枵腹荷戈此等苦態要皆他人所無卽其擅歸有罪而其終年無餉亦微可原卽其征進無功而其九月戌守亦殊可錄秋深再往中途守凍竊謂大藩無死法也卽津撫李邦華雖曾疏叅每與臣言輒

爲咨嗟歎息未嘗不稱其廉而悲其苦大藩而斬其餘
逗遛縮胸不肯出海洋一步者何以待之且其入遼以
來兩年之間千辛萬苦一官數載甘同積薪而今反罹
重典恐爲廉將之戒而隳壯士之心人何勸焉臣昔待
罪撫津曾與發遣之役嗣是由遼入鮮海面寥濶鱗鴻
杳絕比至去年五月始聞毛帥之耗孤軍乏糧臣卽連
具塘報謀爲運餉接濟毛帥並濟大藩乃餉尙未至而
大藩歸矣緣係津門之官絕域途遙未能照管而登萊
及監軍道臣又未免秦越視之釀成此禍此則臣之罪
也日來方寸展轉不寧臣雖不殺大藩大藩實由臣而
死矣夫死生之際誰不傷心動念日奉梟示之旨論者

以爲大藩必挺而走險卽兵部覆疏亦慮其甘心爲中
行說以逆顏行而今已抵朝鮮從容赴逮甚至事故錢
糧千有餘金交割明白不肯絲毫少染一腔忠義可矢
天日當斯世而求忠廉之將如大藩其人者豈易得哉
聞登州總兵沈有容海外相遇執手慟哭有容素號昂
藏丈夫則大藩之非齷齪庸將斷可知矣今卽不敢遽
爲解網求生以撓三尺之法亦不敢復求戴罪立功以
蹈脫卸之局但祈勅下兵部行令登撫解至京師仍令
法司調取一切案卷從公審問務使情符於法法協於
律或從謫戍或議拔黃以明正其不守信地之罪而姑
贖其一死以存公道以示風勵毋使忠廉之將含冤抱

恨以干天地之和則所裨於軍紀士氣者非淺鮮矣臣一腔孤憤越俎多言天理良心不能自己知我罪我總所弗計也奉 旨據奏管大藩情有可原且已自歸就逮亦知畏法着革了職發至沈有容處聽用立功如再違玩仍行逮問

朝鮮情形疏

題爲齋勅府佐還津朝鮮情形漸晰謹披陳委折以備採擇事案照天啓二年臣當五月受事之初卽有朝鮮海運之役維時原任衛輝府推官孟養志曾蒙前經臣袁應泰具題起用援遼無何廣寧陷沒本官聞毛文龍請餉卽願躬任轉輸輔都司黃胤恩行矣又因廟議欲

給毛帥勅印旗牌仍欲發勅宣諭朝鮮而本官遂兼有齋勅之役矣粵自二年七月發棹津門去冬黃都司回登而本官以宣諭未竣畱滯屬國今於六月之杪倏然歸來齋有朝鮮回照印信咨文而後督餉宣諭二事始獲完局該臣看得自有東事以來我中國之信使絡繹朝鮮而朝鮮亦待之甚恭禮之甚厚於是有視爲奇貨而恣其需索者有狃爲文弱而肆其凌轢者朝鮮君臣積久不堪浸假生厭故孟推官之齋勅赴鮮也毛帥輒尼其行力主代齋而孟推官亦欣然從之此自體卹屬國砥礪好修不欲令彼以芟須宴饗之儀沾沾見德色於我者也及差官任國輔應時泰齋勅抵開城而前王

李瑄堅持舊例阻止中途必欲令孟推官親齎而後開讀斯亦忠順一念不欲苟且完事以獲戾於天朝者但孟推官因見毛帥先經具題故成議有難於中變而代齎仍執夫初約涉冬歷春徘徊殷栗鳳山之間竟未成行比至二月而李瑄稱病不復視事三月而李侖奄有海邦矣濡滯經時良有以也李侖立後欲反李瑄之所爲至指以久不受勅爲李瑄罪狀亟催代齎而孟推官尙羈鳳山亦以屬國新經易主旣當借以偵探情實又欲因而激發忠赤據所稱述問答侃侃數語殊關名義又不旬日而促歸裝孤臣萬里獨力撐持只索如此斯亦庶幾可稱不辱君命者矣此孟推官齎勅往來始末

之情也迺若彼國易主之詳則亦有可得而言者李瑄原以前王李昫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侖其親姪也馳馬試劍謀勇著聞眉豎耳垂姿表偉異常在李瑄左右用事掌管筆札之役入春因見李瑄有疾遂令心腹陪臣建議將平山節度使李貴教練兵馬五百人調赴東京防禦又密約繼祖母王大妃於三月初九日在於宮中舉火爲號李侖率李貴等以救火爲名領兵入宮綁縛李瑄投烈焰中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戮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遂令王大妃下教國中云昭聖貞懿王大妃若曰天生蒸民樹之后辟蓋欲序彝倫立經紀上奉宗廟下安黎庶也宣祖大王

不幸無嫡嗣因一時之權越長幼之序以光海爲儲貳
既在東宮失德彰著宣祖晚節頗有悔恨及至嗣位之
初反逆悖理罔有紀極姑舉其大者予雖不德然受天
子之誥命爲先王之配體母儀一國積有年載夫爲宣
廟子也者不得不以予爲母而光海聽信讒賊自生猜
隙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中孺子奪而殺之幽閉
困辱無復人理是乃逞憾於先王又何有求亡人至若
戕兄殺弟屠滅諸侄擗殺庶母屢起大獄毒痛無辜撤
民家數千區剝建兩闕土木之役十年未已先朝耆舊
斥逐殆盡惟姻婭婦寺逢惡縱與之徒是崇是信政以
賄成昏墨盈朝輦金市官有同駟僧賦役繁重誅求無

藝民不堪命嗷嗷塗炭宗社之危若綴旒然不惟是也
我國服事天朝二百餘載義卽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
造之恩萬世不可忘也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平
生未嘗向西而坐光海背義忘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
已未之役密教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師投北流醜四
海皇使來臨托故久滯皇勅屢降無意濟師痛心疾首
胡可勝言夫滅天理斁人倫上以得罪於皇朝下以結
怨於萬姓罪惡至此其何軍國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
廟社之神靈乎茲以廢之綾陽君侖宣祖大王之孫定
遠君瑀第一子也聰明仁義有非常之表宣祖奇愛之
養於宮中命名之義厥有徽音憑几之際握手唏噓屬

石隱園癡癡集卷五
意深重異於諸孫今者奮發大義討平昏亂脫子幽辱
復予位號倫紀得正宗社再安功德甚茂神人所歸可
卽大位以繼宣祖大王之後冊夫人韓氏爲王妃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是日李侗遂卽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
守臣朴華并鴨綠江邊臣鄭遵數其元年冬月暗通接
引戕遼人而謀毛帥是所藉口以報中國者也李貴今
爲李侗親臣日侍其側而又用宿將張晚爲總兵以守
鴨綠用內戚韓浚謙爲本國都總兵以鎮王京又令通
官傳語於孟推官曰向來舊王不以併力過敵爲恭而
以縟儀款客爲恭今我正不以縟儀爲恭而專以協勦
爲恭以故接伴各官其禮貌亦殷勤如昨而館穀漸不

逮疇昔矣李瑄之事天朝殫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身被
倭難者皆所樂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
億頗繁國人苦之今春偃臥日久有以爲真病者有謂
知禍之將及已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虞其竟以不免也
此臣喚集差官任國輔等反覆查問而得其大槩如此
近聞李侗請封之使業已渡海而來抵登而北行且匍
匍闕下矣臣竊以爲李侗之事其不必議討者有三而
其不可遽封者亦有三李侗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
李昞之孫李瑄之侄枝派頗正且其假仁假義國中臣
民率多歸嚮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
勝負難必窮兵遠驚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

逆之顯迹未著享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卽位教令布國中咸以恭順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卽逆厥計良左是不必議討者二也李侗立後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糧五千亦未遏糴總之毛帥近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宣州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議討者三也惟是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加斧鑕旣追天誅遂叨封典煌煌綸音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遽封者一也李瑄之事天朝也甚謹旣助兵於四路進

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之日其有功於天朝也甚鉅彼國教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也若中國不爲一言昭雪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於地下是不可遽封者二也李侗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尙屬叵測據其公移咨文雖稱權署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未嘗辭尊居卑拱聽冊封誠恐別有肺腸遽難方物大慮覘風觀變向背倏忽是不可遽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擅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封使至止收表箋一切方物姑寄別所卽令來使言旋順齋明旨詰問要見李瑄是

否當誅李倬果否當立俟其輸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
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助勦功績昭著而後封之庶幾操
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天朝之綱
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往查
勘區處夫官卑則不足以示重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
有褻於國體似未為得策也至於以後中國之使其以
公務入朝鮮者寧稀勿數寧簡勿繁仍令謝絕一切交
際毋得贖貨致輕中華此尤弊緊要著亟宜申飭者也

此疏採入從信錄諸書中流傳朝鮮頃朝鮮嗣王因纂修明史具疏為其前王力辯且指此疏謂非事實然先君當日所據以入告者使臣之言而使臣則得之其國人之口也康熙乙丑際有附紀

患病祈休疏

奏為主恩未報臣病已深懇祈俯准休致以重餉務以
全餘生事竊惟君臣大義比於天冠地履而無所逃臣
子致身肇於策名委質而不可渝臣雖不肖蓋稔聞之
顧事君致身必其耳目精明手足強健而後可以為服
采服勞之地若果身之病矣致於何有此而不思以義
自裁是為尸素為貪戀而罪乃滋甚矣臣嚴猥以駑鈍
竊祿中外三十餘年終鮮樹立粵自皇考擢陞罔卿嗣
值聖明簡任津撫濫竽今職備員卿貳高厚未酬膚髮
何辭但臣稟賦素弱原有痰火虛怯之症兼以馳驅邊
徼俱屬戎馬倥傯之場精力耗於簿書肢體憊於奔走
所從來久矣嗣是丁役津門壁壘草荆殫心從事不啻

嘔血及督餉務關鮮並急百憂叢集以致宿疾頓增齒
髮非故眩暈怔忡時作時止顧一念犬馬戀主之心猶
未敢遽言乞身也乃至今日而臣病益深矣津門素稱
卑濕連年更遭霖潦臣自天啓元年五月抵津維時衙
宇未備寄居衛署除正堂外止有寢室數椽不蔽風雨
湫隘蒸濕臣實棲息其中鞅掌於內是年夏秋之間足
膝浮腫皮膚麻木臣服燥濕搜風等藥數月良已屆於
二年夏秋而浮腫麻木亦如之厥勢增劇服藥愈夥而
後稍稍見効逮於今年夏秋以來不惟浮腫麻木已也
下體遍生毒瘡膿血備極淋漓頭目岑岑而作惡飲食
喀喀而欲吐醫療多術內外兼攻時將凝寒終無起色

臣始猶竭蹶水次巡閭糧艘而今且不能出門戶矣始
尙臨莅廳事延見僚屬而今且不能着襪履矣瘡勢蔓
延皮膚潰爛一股之大臃腫如腰一步之移重墜如石
雖運務之遲滯爲驚而文移之批荅未廢然而疾痛呻
吟僵臥一室支離委頓瘵曠百端殊有跼蹐倍萬不寧
者詢之醫人張應清等僉稱濕熱爲祟深入膏肓氣血
受傷漸成沉痾若不謝事靜攝必且終爲廢人夫督餉
何官是關鮮三軍所恃以寄命者也督餉何事是遠餉
百萬所賴以輸輓者也今歲運額雖將就緒明歲運務
又當經始一切截漕召買修船建廠等項諸事如蝟卽
以精明強健之身當之猶懼日不暇給而况加之病困

重以杜門誰爲料理何敢坐視若再因循荏苒不蚤亟求賜玦則所誤於一身性命者小而所誤於國家封疆者大是微臣之所大懼也用是披瀝控陳一字非飾伏祈鑒臣病患甚真甚危准臣休致回籍別選才賢代臣督餉或照近日廟議歸併撫臣加銜兼攝則微臣得安於醫藥或殘喘之可延而運務免致於廢閣亦軍需之有濟矣奉 旨畢自嚴久莅重鎮餉務著勞何得遽爾請告著照舊供職

懋賞難承疏

奏爲平妖無功懋賞難承懇祈俯容辭免恩命以昭分義事案照兵部題覆爲妖寇蕩平已久軍功查勘復明

謹據實奏聞乞勅照例敘錄事奉旨東省妖寇蕩平文武各官協心奮力共奏成功朕心嘉悅畢自嚴張鳳翔李邦華侯直隸勘功疏至并從優敘欽此近兵部又題覆前事奉旨畿輔妖寇蕩平文武各官協心奮力共著勞績朕心嘉悅畢自嚴陞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欽此竊照臣前承乏撫津原以軍旅爲職則張皇六師固將爲戡亂資也發兵策應原因王命調遣則同舟共濟亦非爲希賞地也維時禍已中於腹心患實深於桑梓奉有明旨發兵五千於是將領擇謀勇者兵馬選驍健者器械遴堅好者傾左庫之蓄裹三月之糧而又以才望道臣監之旬日拮据寢食

都廢然皆臣之職也臣之分也卽成敗利鈍亦不暇預料也逮蒸徒在道而條報廣川之妖亂移師問罪而旋見潢池之蕩平斯則變出倉卒捷報俄頃匪臣意想之所及矣繼而旌旗東指主客協勦馴致鄒滕底定洙泗廓清是乃宗廟社稷之靈實式憑之而道將士卒戮力整旅之勞破斧缺斨之苦亦誠有足念者臣以欵啓量移督餉旣匏繫於津門未犇奔於行間其敢以徵發之微勞而冒軍功之上賞乎亂民無知不啻赤子之入井師旅所加堪憐玉石之俱焚其敢以中原之異變而蒙出格之寵渥乎且鄒滕之役東撫身居鋒鏑之中運籌決策百倍焦勞津門將吏胥稟成焉其波及津門者皆

東撫之餘也景武之役津撫之號令方新而保撫之調度得宜此其平妖偉績無不超出臣上者三撫優敘誰曰不然臣實碌碌因人冉冉易位而可自爲功乎臣幼讀詩書聞古之人臣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心竊慕之願以爲法今東征之道將偏裨俱已加級受賞揆臣當日誓師之初心不啻慊矣若臣事無加於職業之外而驟膺異數之駢蕃足未側於壁壘之間而輒沐恩波之浩蕩所謂賞加於無勞榮逾於始願將令當之驚神而望之却步矣况右臺乃風紀之峻秩揣涼德何以堪佐計雖督餉之宿銜轉左階而中凜目今餽餉方殷本折匱乏臣方深抱溺職之媿而又何容兼官

爲也至於命服輝煌恐貽不衷之誚兼金鄭重祇懷多
取之差因憶春月渝關大賚樞相推廣皇仁猥以餉務
相關匪頒及臣樞相先已具疏總謝微臣未便矯異具
辭迄今蟒段一端帑金三鑑長局筭篋未啓緘滕當此
財用匱絀之時似當一體繳還所謂省一分亦足助軍
國一分之用者也爲此愕眙無措墮惻陳辭伏祈皇上
鑒臣微誠收回成命庶清朝無濫加之寵而微臣罔貪
天之功卽彤弓大典亦若增而光矣奉 旨畢自嚴督
餉平妖並著勞績敘賚已有成命不准辭

兵餉重任疏

奏爲兵餉重任綿力難兼懇祈俯准辭免歸併以安愚

分事臣接邸報見天津巡撫新陞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一本爲驚聞新命等事奉旨李邦華旣簡任卿貳着遵
旨卽來供職不得推辭巡撫事務旣議歸併着督餉官
兼管該部知道欽此伏念臣以愚劣濫竽仕版馳驅中
外三十餘年卽頃待擧津門先甲兵而後錢穀嘔心血
而疲勦力亦已三年所矣以積勞善病之軀處瀕海旱
濕之地致令脾胃損傷足膝浮腫前九月內曾經具疏
請告未荷允從黽勉供職每虞瘵曠擬俟今歲運務奏
繳事竣再申前請况茲巡撫重任克詰戎兵拱護神京
犄角關門而可以子身弱植謬爲兼攝者乎臣無左宜
右有之才而濫治兵轉餉之寄一聞新命五內飲冰且

臣昔之司兵也蒐卒簡乘而力惟覺其不足卽臣今之
司餉也手畫心計而力未見其有餘今臣猶然故吾也
非昔愚而今明昔弱而今強也而何以兼攝也譬之疋
羸之夫而令其一舉百鈞駑駘之足而責其一日千里
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誠恐顧此失彼掛一漏萬將汰
冗節浮之利小而鹵莽叢脞之患大矣且年來計曹匱
乏每憂新餉弗繼向也臣與津撫庖祝各司呼籲同情
猶僅僅以支眉然常惴惴而虞瓶罄近聞津兵月餉自
十月起俱未給發今若歸併於臣旣索運脚又索兵餉
一切呼號陳乞之情必且視前愈急愈苦人旣厭其唐
突已亦羞其聒絮寃且力薄言輕接濟弗前祇以重微
臣之罪案而速其顛躓耳近見有條議津門事宜者似
督餉津撫本同爲贅旒之官而合併擔當已別得瑰瑋
之彥卽臣饒有兼才而肩承局外尙懷攬權妨賢之羞
况臣實無微長而尸素局中益滋折足覆餗之懼矣伏
祈聖明俯賜垂鑒准臣照舊止理餉運完其本等職掌
其巡撫事務別選才具優長者屬之則小器得免於傾
覆而重任可賴以助勦矣奉 旨兵餉允宜歸併畢自
嚴才足勝任不必辭

津庫已匱疏

題爲津庫已匱益匱轉餉千難萬難懇祈勅部加意接
濟乘時料理並蚤罷斥微臣以無誤軍需事竊照津門

石隱園藏稿卷五
之糧餉非爲津門用也而實以供渝關之士馬卽明歲之餉運又非自明歲始也而必先資今歲之措處稽查舊案前任餉臣無不隔歲講求先期營辦所從來者舊矣今歲部發新餉銀兩自上年十二月起至今年十一月止共僅得銀二十五萬而臣發過鮮運糧料一十二萬三千餘石發過關運糧料一百七萬二千餘石鮮運每石脚價四錢二分該銀五萬餘兩關運在南海口交卸每石脚價二錢一分五釐其運至關外自芝麻灣以至覺華寧遠遞加至二錢六分通融計算該銀二十五萬餘兩二項共該銀三十餘萬兩而臣僅用二十五萬兩又就中買運新豆數萬石買運鮮布二萬疋買蓆數

十萬片買葦數萬束又各衙門廩費工食及各運官廩糧俱在其內發銀若彼用銀若此臣非能神運而鬼輸也臣與司道悉心酌議磨勘卷冊不避怨勞故於一切津淮船戶除其底價扣其預支清其掛欠悉作實數往時夤緣溷冒之弊釐剔殆盡政如貧人負債力不能償聊檢舊券以相抵塞而已至存畱下脚舊例止扣十分之一後因部銀不繼艤舟待發官船銀多有扣至二分三分者民船銀多有扣至三分四分者政如貧人市物手無現錢姑爲賒借以充日用而已下脚初扣之時許以運回給發運回無銀再許年終給發而今又屆期矣卽今應領下脚尙欠一萬三千餘金日久未發擁門告

討皆以臣爲失信昔年海運利鉅人多競趨今歲咸謂
扣算過刻漸有離心民船尤多掉臂不顧失今不給明
歲號召誰其應之且也今歲發運愆期秋深不息颶風
肆虐漂失孔多兼南海口礁石巉巖不便泊舟觸之立
碎並鮮運往回失風者總計已踰百船之外舊例應於
今冬發銀朋造抵補每船二三百金約用銀二萬兩又
前任餉臣每歲例造新船百隻天啓二年臣受事後偶
以糧運漸減停止未造迄今關運鮮運道里愈遙糧料
愈夥近議仍造新船百隻又該銀三萬兩而以津庫如
洗束手無措亦徒切望洋之歎而已矣然猶係新船也
乃若津淮舊船海運經年風雨之所摧殘波浪之所衝

擊船艘敝漏什物缺少入春必須大加修驗方可嘗試
於不測之淵舊例論船大小每船預支二三十金以至
四五十金俱於年終給發今各船戶告討頻仍臣無以
應迄今新船未造舊船未修轉盼春和關鮮待哺其能
不脛而走乎天啓四年該運料豆四十三萬津門雖有
舊豆五萬成色不登難充關鮮之用其真保河新派買
三十萬因無豆價尙在未定之天惟有津門自買八萬
臣與司道府廳竭蹶從事豆新價廉用待春首開運之
需乃那湊收買未及三萬而津庫懸罄矣卽令春月有
銀可買尙慮豆價日騰而緩急無濟也况未必有銀哉
每念及此而臣心欲碎矣頃自數月以來移咨再四呼

顛顛煩而內部止發銀二萬兩尙未到津臣將何法搜括何道補葺以結今歲之局而開明歲之端耶部咨每稱外解稍裕再行奏發接濟第不知外解充裕當在何年何日也烏兔飛馳河清難俟若非仰仗天語叮嚀委曲那借速賜照數給發而徒以芟須關其口所誤於軍興者豈其微哉嗚呼今天下督撫之帶銜部院者多矣然未有備員於六卿之堂而經營於郡國之間者有之自臣督餉衙門始昔年倭亂則有張養蒙之拮据近歲遼難則有李長庚之劬勩而臣猥以謏劣貂續其後雖賢愚不同而各銜弗異也良以兵餉一節三軍命脉所關故以部堂莅之重其事也上而大司農卽其僚冢下

而諸司官卽其屬吏庶幾其體隆其權尊呼吸通而接應捷可以展布四體而不致僨國家之事詎至於今而有大謬不然者案查天啓元年内部移咨前任餉臣內稱遼軍遼馬性命呼吸安危全在督餉之一身總計一年應費若干銀兩本部分四季解發督餉衙門一聽便宜行事再勿逐事題請以致部覆參差亦勿零星取銀以致部發稽遲而前任餉臣尙謙讓未遑也戶部又嘗題議津門應用折色每歲當在二百萬外三百萬內其建議如此雖前任餉臣加意節嗇未嘗妄費然伸縮自如而襟肘可免矣今以本部之大臣而仰新餉司官之鼻息每草一疏陳一議不憚千言萬語嘔心瀝血以求

一當乃司官一言駁之而有餘矣夫其覆議而駁之也猶在行止從違之間也甚且寘之高閣矣或遲迴數月而後具覆或終於不覆而僅以咨應矣臣雖謏劣亦知國課民膏百倍艱難程薪數米萬分慎誌而困頓齟齬寸步難前旣曠廢於職業將移禍於封疆是微臣之德望不逮前賢無以取信於人也非督餉之累臣臣負督餉不能克舉其職也今渝關以餉運不繼則責望於臣船戶以腳價不發則怨讟於臣津門司道以買運糧不敷則又交相控告於臣臣累移咨削牘以煩聒於內部而不可得則又恐以唐突厭臣然則臣亦厚顏矣先事而呼見謂無疾之呻吟臨期而陳已成剝膚之瘡痂時勢至此千難萬難今惟仰丐聖明亟罷微臣治以溺職之罪而別選海內名賢以膺斯任則夙望之感召必且聞風而響應巨才之揮霍必且徒手而餉足斯實巖疆之厚幸軍國之至計也臣得逭戾於負乘而逃刑於司敗卽永跼伏草野所至快矣奉 旨糧餉緊急內外部當同心共濟毋致偏累這所奏着該部措處接濟以應急需卿任事焦勞還加意料理不必辭

到任謝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伏念臣生本迂儒未嫻軍旅才疎會計靡裨疆場荷清朝特達之知莅津海多艱之地百事繇於草創何啻捉襟露肘之窮一帆緊接在氛不勝浪

馬濤戈之懼而臣自鞭駑鈍勉矢血誠蒐乘飭戎興振
貔貅之勢惜陰刻日終媿鎖鑰之功稍展寸長倏踰一
載卽招集騎步薄有可觀而整頓鞬櫜猶多未備幸朴
誠信於士伍可徐酬分閭之恩乃聖慮篤於軍儲忽驟
拜度支之命顧臣寡陋再試殷繁當計曹仰屋之時值
河西失守之後颶風時作波臣之飛渡維艱靈雨相仍
露積之蓋藏乏策海輸繼以陸輓猶虞庚癸頻呼遼艘
載駕鮮航安得要荒並濟經營宵旦大懼僨轅再易星
霜尙茂底績乃緣徵發微勩猥蒙浩蕩洪慈特晉憲職
之崇載荷匪頒之渥捐糜莫報函蓋難名更因津撫之
議裁復奉兼攝之新旨遞任尙嫌於見短并承豈裕於
兼長雖廟堂憐老馬之識途欲使駕輕就熟而微臣懷
襪線之陋質烏能綆短汲深成命儼臨疏辭未允蓄艾
已羞往事莫追譬尤履水倍悚來茲彌深跼踖敢不練
三津之戎馬使之動可戰而靜可防務期足兩地之飽
騰勿令發不時而呼不應謹捍禦於海濞必使島嶼澄
波圖接濟於巖關用寬聖明肝食而臣又念國家丁三
空四盡之日旣圖省費以省官則微臣當陳力就列之
餘豈容兼任而兼餼貳卿之廩費猶自覲顏填撫之供
張槩行裁節至於原設之衙署改充武庫之庀儲居肆
鳩工庶盡懲昔窳之弊日省月試期克壯組練之容斯
又臣惓惓有懷所爲自靖自勵者也

地震陳言疏

題爲畿輔再經地震災變異常可駭懇祈上下交儆亟修實政以圖消彌以凝休命事該臣看得積陰爲地地道主靜萬物之本原羣生之根苑也以靜爲常以動爲變震則失常是爲越陰之職而干陽政厥變大矣故春秋地震必書誠重其事也聞之占候家云地震動微禍小動巨禍大動在一隅應在一隅動在千里應在千里今之震也未嘗倒塌房屋壓傷人命固與巨動稍殊然嘉平之十三僅一朝而震盪者數四新正之五日未彌月而震動者再形卽境外遐方不及盡知然瀛海十餘城之州邑申報畧同想燕趙千餘里之提封災祥靡異矣微臣觸目陰陽之舛戾因縱觀時事之艱危豈容無說而處此東則製械造車擱然思逞西則陽順陰逆狡焉難憑則可虞在邊境遼餉加派無異一兔而兩剝其皮在官雖徵其所不得不徵在民實應其所必不能應則可虞在窮民左藏空匱而沿邊之兵餉不能時給卽最急如渝關亦以海運暫停轉輸靡繼每懼裸體脫巾之呼或出風餐露霜之旅則可虞在卒伍軍興方殷飛芻輓粟固不容已然瀚海風濤而長年三老每葬身魚腹之中卽竭蹶芻牧而重趼繭足多困踣輪蹄之下誰非赤子而茹苦降割至此極也則可虞又在運務凡此皆足兆異皆足鬱和臣嚴濫竽督餉承乏撫方值災異

之洵臻思奉職之無狀匪直痛自修省不遑寧處仍當
亟從罷斥以應咎徵者也竊惟我皇上御極以來乃聖
乃明克仁克孝郊與祀必親朝與講弗輟止輦受諫官
之言發帑紓巖疆之困仕路之登進不啻拔茅章奏之
批荅捷於流水亦既追踪堯舜而比績唐虞矣顧明王
慎德雖纖微弗忽而臣子責難則箴規弗廢詩稱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蓋災異之來天所
以震懾人君而亦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應之以實則
震懾實爲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爲譴責故天之鑒
下也洞見於幾微而君之回天也轉移於呼吸卽今似
有不容不亟爲修省者如煌煌綸綍間繇中旨之傳竄

致令輔弼不得關其忠萬舉萬當而一誤則抹藥靡施
將無啓燭竈而滋猜嫌乎是內批當慎也如瑣瑣婦寺
渥承延世之寵光致令樞筦不能守其法作威作福而
一輕則勞臣解體將無嗟濫觴而叢指摘乎是恩澤宜
節也乾坤之生才有限乃以骨體之大僚而一言擯斥
以道學之名儒而投老巖穴以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
莽棄騏驥於伏櫪歆梗梓於斷溝將無失算乎是人才
宜惜也帝京之神氣宜張乃金吾之鍵橐總屬朝家之
扈蹕羽林之貔虎孰非王國之爪牙顧寄兵柄於貂璫
幾同伏戎於肘腋旣靡大內之金錢且貽他日之隱禍
將無非計乎是內操宜罷也以上四者雖不足爲聖德

之虧損而未必非白璧之微瑕雖不足干天地之和氣而尙覺夫陽明之結轡伏望皇上體天心仁愛之意法周詩敬天之箴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意得陰陽和而災變消雖有坤維震動之失常無損堯天舜日之上理矣

積疴沉劇疏

奏爲積疴沉劇萬難供職懇恩速賜休致以保餘生事竊念臣嚴稟賦素羸才諳尤短濫竽仕版三十餘年自知甚明無當世用憶在丁未值內艱而堅臥不起逮於甲寅自河東而請告歸田初心直欲棲遲丘壑尋覓醫藥以終餘齒已耳不意屢荷聖恩起臣藩臬役臣衝塞

感激圖報勉效馳驅嗣是叨陟罔卿量移津撫載擢督餉適當遼瀋廣寧淪沒奔潰因念主憂臣辱何愛捐糜頂踵此臣之心也亦臣之分也惟是微臣慙質癡腸從來不肯偷自暇逸事必躬親而後無憾故於文移則逐字檢閱兵馬則覲面點查糧料則親手磨算而元精忽不覺其銷亡矣兼以肢體困於卑濕之侵蒸目力耗於燈燭之薰灼心神枯於批荅之冗繁而華滋忽不覺其彫謝矣稔知國用匱乏旣難時詘而舉羸無奈習俗羶逐未免察淵而府怨風雨闔闢特造化之常獨微臣處多凶多懼之地一風一雨皆足關心遇霪霖彌日則慘然以愁惟恐津關糧料有露積浥爛者遇暴颶崇朝則

不隱園疏和卷五
惘然以憂惟恐關鮮舟航有汨沒海洋者往往中夜徬
徨當食罷箸有無多寡亦錢穀之常獨微臣當三空四
盡之時思運務所需糧料草束不貲所需船隻買價運
價亦不貲莫不仰給帑金取資國賦欲緘口不言則慮
有誤封疆有負職掌欲頻煩陳乞則又轉喉觸忌啓齒
挑釁真是疾首腐心靡所控告凡此種種皆足以焚陰
陽之和而釀冰炭之感於是臣之疾疢日益底滯幽鬱
深入膏肓矣臣於去年九月間已曾具疏請告不蒙俞
允未敢瀆陳維時臣猶止於督理餉務病亦僅在足膝
間也近且承乏兼理兵餉自冬涉春竭蹶料理宵旦經
營率至夜分衝寒冒雪寢食都廢以致中氣愈虛火邪

頓熾乘春一發採藥難施內而眩暈怔忡轉覺五臟之
無主外而麻木痛楚堪虞四大之不仁雙眸赤腫盡置
案牘於高閣痰嗽嘔吐幾視飲食如寇讐百衰俱見諸
症叢生殆惴惴焉有性命之憂而岌岌乎懷首丘之慮
矣目今春汛屆期則軍旅之震耀難弛海冰已泮則運
艘之輸輓宜亟臣旣臥疴闔戶寧免曠職瘵官撫孱軀
以自憐睹簡書而增惕真有一日不能安於其心亦有
一日不能安於其位者仰祈聖恩念臣病實委頓情非
假托准臣休致回籍別選才賢任事臣自今以往儻不
遽填溝壑則長林豐草之間無非銜德呼嵩之日矣奉
旨兵餉重任倚賴正殷著照舊任事不准請告

地震頻仍疏

題爲地震頻仍天心告戒謹據實奏聞懇祈聖明益勵修省以弭災變事臣聞地道廣厚無所不容地道定寧無所不載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脉曰理其神曰祗開鴻濛之先窮窅冥之域而息沉默之鄉所從來久矣一旦震動是謂以陰紀干陽政厥禍叵測往年震於魯而蓮妖起震於蜀而播首叛震於三韓而撫清遼潘相繼陷沒其應如響此皆已事之彰明較著者也今且震於金陵豐鎬之鄉震於江淮湯沐之地告災之疏踵至然未有如今茲數百里之內十二月一震正月再震二月三月又震震且數日地中轟然有聲居民房屋傾頽

婦子皇皇如山澤之駭麋在走出避臣誠不覺魂搖而神悸也又聞永平一帶震動尤甚室廬城堞坍塌無算灤州樂亭沿海地方有開裂之地形有堆積之砂土平地出水尺許居民不敢夜臥一切情狀駭人聽聞誠古今異常之大變也臣嚴承乏待臯餉撫乃視履咫尺之域不百日而三四震臣安敢避瑣聒而不以災告乎竊惟有災異則有感召有感召則有事應今瀛津數百里內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輸之地則皆臣罪戾之所感召也請竟言之津海國也蛟宮蜃窟人所爲望洋却步者也今樓櫓涵天舳艫銜尾日驅一方民命以擲於驚濤怒颶之中此其地利安平否也津餉皆新餉也海

內所爲竭澤而漁者也左輪關右輪鮮梯航無已耗敝
中原此其民情安乎否也津兵皆新兵也所爲備神京
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充調薊門調關門足不
停而席不煖弱者踣於路強者竄於途今日壁壘幾空
猝有緩急將何以應此其兵力安乎否也津海地利兵
民無一得安其常而謂坤輿職載獨能循其寧靜之體
乎則不必因災異問事應而以事應召災異固昭昭不
爽矣臣至不肖誤蒙任使茲值異常災變雖日督率文
武將吏恐懼修省冀幸消弭而才不足以弘安攘誠不
足以昭感格所當亟爲罷斥以謝天地之譴責者也維
我皇上紹祚以來敬天法祖靡有戲豫勤政視朝不自
暇逸然而時事愈棘天威滋至日變星祲相繼示警人
妖物恠層見疊出邇者風霾屢作雨澤愆期皇上方下
明詔嘉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告矣
以宅中定鼎之區而虢虢搖動是豈可以修省之空言
而回旣怒之天心乎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
而佚遊宐戒也儉德維圖而賞賚宜節也啓沃當遜而
召對宐舉也以至深宮燕處葆精嗇神以培養無疆之
祉尤不可不慎也凡此皆修德之屬也臣又願以修政
之說進東事方熾而邊防無使弛也蓮妖已平而虫愚
無使擾也遼民久困而反側無使驚也以至各碩忠諫
霽威賜環以慰蒼寰宇之望尤不可不蚤也凡此皆修

政之屬也誠使德政交修朝夕乾惕法成湯之自責効周宣之側身則天不能爲災地不能爲異震者弗失其寧而皇圖愈爲鞏固矣不然以泄泄之君臣應天心之魔難則疆圉板蕩之禍已兆旬服震撼之中是可不爲之寒心哉先是河間地震臣正月間業已有疏具奏茲所陳者亦卽前之餘唾臣聞李沆在宋日取水旱盜賊之事奏聞謂人主少年當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以臣薄劣何敢比擬於沆而目擊災異交錯隱不入告又沆之罪人也是用不避瑣聒而謬抒憂危之苦語以祈聖鑒惟聖明裁察

截漕賈戾疏

題爲微臣截漕賈戾謹束躬待罪事先是本年七月內臣因關運糧額不敷請截漕十五萬石以抵東兗逋欠之糧以補鮮運借貸之數候命兼旬始荷部覆止准截漕五萬而臣先因海船久候時不可失已預截漕糧十萬石發運行矣比見邸報踟躕無計額內者旣不可短已運者又不可還於是又具題如以關餉緊急徑准作正開銷也惟命如以太倉殫匱扣算津門今冬帶運例截之數也亦惟命如亮臣之計無復之而俯及寬政也惟命如以臣爲專擅截漕而重加譴責也亦惟命蓋臣拊躬循省允之少而截之多夫亦自知罪也或扣算而或開銷未敢以臆決也近見倉場督臣有疏極論改折

截漕之非內部亦有疏評駁續截五萬之糧莫不交口責備於臣并及贊司餉道而又勒令運官仍將後截五萬起運赴京不則以違旨叅提追補臣乃跼蹐飲冰無地自容惟是關鮮待哺之迫切明旨責成之森竦津倉空匱之情形芴觀或不盡知微臣獨肩其苦敬披瀝於聖明之前幸垂聽焉臣以菲才謬膺督餉簡書甚重供億維繁查勅書內有勅內該載未盡者聽臣便宜區處之語又今年五月內奉有聖諭傳於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歸焉特諭此鮮運之數舊歲止十二萬今歲增至

二十萬也又本年七月內樞相孫承宗有疏奉旨卿以廟算籌邊計畫自有周到其儲備糧料着餉部速行料理關門利害關天下安危樞計兩部及邊鎮各官着力急公共佐封疆大計毋或觀望致誤軍需此關運之數且欲增於一百二十萬之外斷不宜縮於一百二十萬之內也天語煌煌敢不欽承况關鮮兩地咸以同舟望臣又以大義責臣溺職瘵官臣實耻之無奈鮮運額該二十萬止有毛帥自請截漕十萬勢不得不那借關糧矣鮮運那借關糧七萬七千三百餘石而關運又不可少勢不得不求補內部矣東兗召買二十萬原克關運但部覆糴本定價止十四萬議用二府三年加派銀

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尙不敷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兩八錢卽於四年遼餉奏補夫東兗每米一石買價運價多近一兩有過之者通以一兩計算則三年見徵之銀止可買米十二萬有奇其餘無可措手俱待給四年新餉而四年新餉則夏秋方徵收抵冬始報完者也兼以天道亢旱爲災東撫疏請蠲賑官民藉口不無觀望稽遲之繇實坐於此臣非不欲以白簡從事然舊例歲終叅罰未有本年之糧至七八月卽行查叅者也輸輓未至海運難稽臣復具疏截漕亦計畫無復之耳臣疏原云東兗未到之糧卽以十萬作明年應派數而於明年減派十萬蓋以四年新餉今已預支明

歲雖有五年新餉必不能買足二十萬之數而運事更誤矣姑借截漕一着稍爲通融以寬物力而便新運斯臣區區本懷也非厚桑梓而緩催科也又臣前五月內有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一疏亦請截漕部覆不允然覆疏內明稱若夫大舉有期調兵雲集糧料果不足用計秋冬之際漕運方至此時量截數萬以濟緩急未爲不可第不得預定其數令後來執爲成例耳今大兵出塞抽調亦集則截漕數萬固內部之所素許而非臣之輒爲開端也臣前有請截之疏後有請罪之疏一片癡心熱腸總爲國家封疆起見此可矢之天日質之公論而無媿者而今謂臣爲擅截邀截譏臣爲越俎

漕政且云視大倉爲虛器視京軍爲虛籍漕糧止供津門之用夫截漕豈爲津門用哉置渝關不言而直云津門用之良可異也夫渝關之與京師一爲門庭一爲堂奧聚十數萬之師於渝關而使有絕糧枵腹之虞此等利害又將誰爲擔任也儻果重內輕外則精鎧利器京師之捍衛也今何輦負以給關門俵解罔馬京師之上駟也今何絡繹以應關門乃獨於漕米而靳之曰此京軍之儲非關門之用而緩急不得相通也然與否也加派新餉竭四海九州之供貯之京師初關門僅月支十五萬近且加增至二十三萬而轉輸如故豈非兵馬旣增而兵餉亦當增耶豈其折色可加而本色獨不當

加耶倉場督臣之言曰七八月間津門糧料之價尙平不圖召買而一意截漕臣所未解夫有召買則有糴本試問內部曾給臣召買糴本否也夫運務之難久矣一切匱乏窘迫之狀屢疏籲陳迄無有寓目者漕糧五萬纔捐太倉百分之一二何督過之深也夫倉臣之在倉言倉猶微臣之在餉言餉也倉臣惟恐京軍之不贍餉臣惟慮關鮮之不足設身而處易地皆然政不煩深訝者也至大司農則合京邊通內外以成其大豈關鮮缺餉獨不軫於衷而縈於慮乎如必欲治專擅截漕之罪先須及臣勿累司道運官蓋贊司餉道之截漕俱聽臣爲政者也運官之截漕於津原出意想之外臣實使之

非有營謀鑽刺於其間也臣爲鬚眉男子果有罪過固當自作自受而敢諉咎他人乎臣循便宜區處之勅書遵關鮮接濟之明旨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但令運額粗完無委君命於草莽卽加以大譴大呵臣當欣然領受無怨尤矣所願皇上亟行罷斥微臣削其職銜以爲專擅截漕之戒儻皇上不亟罷臣臣以德薄言輕之人舉足搖手便有窒礙明歲運務必不能辦徒誤皇上封疆大事耳奉 旨截漕事屬權宜部題總爲國計還著從長酌議卿奏甚明著安心任事不必引咎

辭留憲疏

奏爲雷憲誤昇綿劣難勝懇祈聖恩俯容辭免事天啓

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准吏部咨該本部會題奉旨畢自嚴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念臣疎庸一介遭際三朝筮仕神宗曾徧歷於藩臬承恩皇考復游擢於同卿迨聖明御極之初年卽登庸撫津之重任嗣督遼餉問梯航於海濱旋議兼官併節鉞於輸輓真楮小而懷大每履薄以臨深顧臣上之不能卷甲礪兵恢全遼之士宇次之不能量沙聚米充巖塞之軍實徒以本折浩繁呼籲頻聒中乾外竭蔑收効於飽騰剗肉醫瘡祇貽憂於蒼赤捫心知罪無地自容幸寬溺職之誅忽拜量移之命念留都爲根本重地矧掌院尤風紀要司激濁揚清鉅任未易稱也秉憲貞度涼德

何以堪之似此恩波實踰涯分况臣蚊負既久筋力全
衰馬齒漸增頭顱頓改蓋已嘗再騰乞骸之章未荷俯
俞庶從茲獲遂息肩之期寧宜竊祿伏異收回成命俾
令歸田別簡才賢用充任使庶與人無維鵜在梁之譏
而微臣追折足覆餗之誚矣奉 旨畢自嚴督餉著勞
畱憲特茲簡畀着卽赴任供職不准辭

辭畱計疏

奏爲畱計重任薄劣難堪謹披瀝悃誠辭免新命事臣
嚴猥以迂愚承乏畱憲履任未及兩月當官媿乏寸長
茲乃謬蒙聖恩量移畱計濫竽司徒比肩六卿天高地
厚誠非臣捐糜頂踵所克報稱惟是畱憲總持風紀職

在表師臺綱與聞清議事猶約而易操畱計典司錢穀
職在料理本折仰佐軍國責彌艱而難辦臣拊躬捫心
豈其耻焉薄劣之軀遽可陳力而就列乎又况比歲以
來軍旅倥偬供億殷繁南北殫竭閭閻凋瘵旣無雨粟
點金之術將有捉襟露肘之憂此臣所爲聞命飲冰跋
踏靡寧者也儻不度德量力冒昧忝竊以致速咎於身
貽戚於國罪莫大焉伏望皇上垂鑒下情收回成命容
臣仍守原官供職別選名賢以重邦計庶聖朝無溺職
之官而微臣追竊位之譏其恩波愈爲浩蕩而銜戴愈
無津涯矣奉 旨卿才望素隆畱計重任特膺簡用着
卽前赴供職不准辭

到任恭謝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伏念臣性本迂愚才尤謏劣歷官一十七任竊祿三十五年瘵曠滋深涓埃未報謝輸輓於津海方覩顏乎臺端出綸綍於北辰遽晉司乎邦計恩逾涯分慮切戰兢控陳原出悃誠聖慈未荷俞允臣遵奉明命謹於本年三月十五日前至本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到任管事訖獨念軍國方殷則錢穀之需用最急而中外告匱則大農之酌濟尤艱况畱都倉庫入之額原少而出之孔苦多兼比歲省直輸之北旣多而供之南益少每東那而西補如割肉以醫瘡臣以疎庸膺茲重任慙無神運鬼輸之策矢循量入爲出之經敢不愈勵寸心勉堅晚節惟勤惟慎祇竭狗馬之私任怨任勞務塞侵漁之竇斯臣所爲盟心積慮以期仰酬聖恩高厚於萬一者也

請還楚賦疏

題爲楚賦盡改黔餉畱計毫未與聞庾藏告空庚癸可慮懇祈酌議撥還以重根本事竊照南都重地實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區一切文武官軍綦布星列莫不仰給臣部供億當年經費各有正額倉不借庫庫不貸倉北不需南南不輸北以一歲之入供一歲之出充然足用而不窮逮今疆圉多事撥括頻仍北解旣急南供愈緩於是臣部倉庫勢且難支矣卽以倉糧言之三年以

前尙聞可供數歲及臣抵任之後持籌而計一歲支放約七十萬石而各倉所積亦僅有此數則一歲而後是立盡之勢也寧可不爲之寒心哉臣嘗反覆推求各倉匱乏之故大抵起於折色漸多本色漸少折色之畱爲南用者漸少折色之借爲北用者漸多先是戶部全折萬曆四十六八兩年南糧以充遼餉維時臣部署部事尙書黃克纘誦言其不可部覆未允猶曰兩年之後暫借卽還乃若全折楚省南糧二十六萬以充黔餉自天啓元年始年復一年竟無程限俾二百餘年之正供一朝遂成烏有而臣部毫不與聞此亦事之大可異者也查臣部南糧上倉正米每歲額派僅五十八萬九千八

百有奇而楚省額解二十六萬計居南糧十分之四是南糧額派之最多未有踰於楚省者也乃四十六八兩年旣經改折助遼餉矣天啓元年以後又復改折以充黔餉然則臣部將何所賴籍以果四十八衛官軍之腹哉且也改折之後并未移會臣部臣部每歲按籍而索之楚楚率以故紙相視亦并不言原奉部文改折之故臣初受事稽考拖欠數多出於情理之外疑爲改解黔餉又檢卷內並無北咨疑爲楚省司府徑自權宜那借云爾及本年五月內准戶部咨爲小民之溢賦難堪姦吏之浮派有據等事據湖廣百姓吳亨三等告稱南糧正米二十六萬石共該折銀一十三萬兩遭藩司糧吏

將耗米亦折銀五錢每年多派銀五萬二千兩題奉明旨移咨臣部查問而臣乃知楚省南糧改折已久始恍然自失矣臣部司屬五年以來豈無邸報可閱豈無耳目可詢而皆裊如充耳鎮日坐雲霧中卽臣近日飛檄相督一月兩催總屬夢中說夢矣夫黔難初興臣子義切同舟暫借一年猶可言也黔禍未艾畱計舍已芸人年復一年不可言也且楚省南糧畱都命脉今將久假而不歸乎抑亦計日而當返乎南庾懸罄脫巾可虞今將重藩籬而忘堂與乎抑亦先腹心而後肢體乎想經邦謀國之臣明而熟於計其必有以處此矣顧又有不可盡諉於黔餉者卽如楚省鹽鈔銀兩一項每年額派八千七十二兩五錢自萬曆元年迄今積欠銀四十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兩屢經催督州縣俱以解司爲言及行文提取該司輒稱借解宗祿俸糧及官軍賞鈔等項朦朧開銷展轉搪抵豈天啓元年以前亦有所謂黔餉者哉則楚省人情之怠玩而以臣部爲易侮所從來久矣臣職掌所關義難緘默據實披列願天陳詞懇祈勅下戶部逐一從長酌議其楚省南糧本色改折解黔卽當斷自目前歸還臣部以供重地之軍儲若有逋負仍前那用者容臣得循臣部節年題定規格執白簡以議叅罰則倉庫聯資接濟而軍旅可望宿飽矣

請畱漕折疏

題爲畱計萬分難支南糧抵解當還懇祈聖明查照成
議如數撥補以重根本以信明旨事竊照緩急有暫通
之權而常額不可以并廢盈虛有互酌之用而國計不
可以偏枯邇來邊圉多事國用告匱其借南濟北者權
也濟北而不至厲南者則權而不拂夫經也惟南之經
費不至頓窮斯北之灌輸可以常繼則爲南卽所以爲
北也先天啓四年總督倉場侍郎畢懋良議當兩難之
時商確補救惟有借解南糧一法南都倉米雖少尙可
支數歲米價雖騰猶不出六錢以六錢給北軍則不足
給南軍則有餘應以吳越改折銀二十二萬解南京而
以江西應解南糧三十七萬改爲北運奉有俞旨久矣

然糧多銀少已屬虧損使照議解南猶可少補孰意機
會不偶議論陡生今六年三月原任南倉場侍郎魏說
奏請搜括脚價銀三千兩助工而併及於二十二萬之
漕折謂南京米貴放於官軍勢自不可戶部議覆果謂
餉銀詘乏復欲以南補北具題得旨移咨臣部咨文到
日督臣業已回籍臣及司屬無不相視賊嚆良以江西
南糧原係額設軍餉計口按月而支誠三軍所以爲命
者也將銀折米已非經制失米得銀猶堪充腹若糧米
旣已運北折銀又不畱南則視南軍皆可無之倫
南餉真可裁可減之物矣成議具在久奉綸音許而不
與何以示信且今日南倉現存纔七十餘萬石再加兩

月折色僅足支一歲之餉荆楚既悉供黔豫章又盡輸
北轉眼告罄外解全無數萬饑軍圍視而起其禍尙忍
言哉方今遼黔多事供億殷繁凡在臣子誼難坐視况
南戶者固北戶之外府也數年以來挹彼注茲如取如
携臣部協濟不下百萬豈至今日而故自分畛域也者
夫亦處無可奈何之地值萬不容已之時耳戶部謂以
南有餘補北不足令南果有餘也公家之物何妨那補
祇以臣部困窮已極旦夕難支不足之形已成而不足
之隱憂有倍萬可慮者夫今不言後將無及是以寧冒
鈇鉞之誅不敢不據實控陳耳前任督臣熟諳此中匱
乏或有激乎其言之不虞其禍之中於畱計使後人無
所措手一至此極也祈鑒南部空匱之狀與臣部迫切
之情勅下戶部從長酌議仍將漕折畱作軍餉想大司
農公忠體國南北一視當不難翻然易慮轉圜相從也
懇恩休致疏

奏爲衰病日深萬難供職懇恩休致以延一綫餘生事
竊照人臣委質服官無以有已故鞠躬盡瘁臣子之分
義也惟是韶光不待從衰得病不能者止又臣子之至
情也臣以草茅下士駑蹇庸才遭際熙朝叨備驅策自
入仕版三十五年什九在外拮据兵戎錢穀之間行能
譴劣惟不稱任使是懼坐是心血久耗筋力亦弛夙有
痰火怔忡之症前在津門兩疏乞骸未荷矜允客歲量

移留憲仰戴殊恩黽勉就道妄意南中政簡或可慎自
調攝以圖致身不意履任兩月條有留計之轉恩波愈
渥報稱愈艱矢竭犬馬期副甄陶無奈適丁其窮本折
俱匱而軍兵之待哺者以數萬計每每食不下咽臥不
帖席且也頭緒紛紜卷案煩冗臣誠不憚目營心計夙
夜焦勞補牘飛檄不遺餘力而臣夙疾遂漸萌矣兼以
南都入夏蒸熱異常暑濕中人瘧痢交作而臣病體益
不支矣延至秋冬調理多日藥餌頻投竟無起色迄今
痰涎壅盛肌肉消爍脾胃虛弱飲食如有哽噎頭目昏
眩步履若在雲霧當斯時也思大命之近止慟捐糜之
無具不覺回睇故園繫念首丘夫豐鎬何地度支何官
臣旣病困不能供職而猶尸位素餐不自引決將負乘
貽嗤而瘵官滋罪矣目今留都師濟九列充庭臣部左
右侍郎俱已履任臣如江臯乘鴈何當有無及查近日
奉有明旨年力衰邁槩聽自裁臣年雖非甚衰而病則
已沉痾伏願聖明曲軫下情俯准致仕回籍調理得微
帷蓋之恩私無令委骨於溝壑儻一綫之餘生苟延卽
昊天之大德罔極矣奉 旨卿才品素著留計匱乏正
賴持籌乃請告情詞懇至准回籍調理以昭嫜節該部
知道

卷五終

石隱園藏稿卷六

淄川 畢自嚴景魯著

疏二

度支奏議原序

西吳沈演撰

同籍四友長安以爲美談蓋閱歷四十年當聖主綜核名實之會黑白顯行極辨一時並得稱名卿爲希覲云四友中畢司徒最少受主知最深一身莞軍國大命最重亦最久夷攷其世守身守官皆從實地見奇而不爭於時寧拙遲無巧速闇而日章久而彌光也司理地最羶以廉著最訛以善得情著而不以市交取重擢纔司白雲旣用冬官節省勞擢淮徐不三

月旌卓異蓋猶用司李時民譽云冀寧疏請發帑河東平反冤獄聲驟起遽引疾歸卽家拜行邊使者洮岷禦海戎靖邊修二城邊人尸祝倚爲長城而不以邊才自炫凡公所建置皆規恢爲百世計至因以收物望取顯重似泊然無意乎其間者遼瀋潰急推擇才譖衛根本乃始用罔卿出撫津幕府初立一時談兵者皆外廓落爲大言泥沙金錢無算公獨節畜用之水陸兵萬皆選市馬造舟庀器甲居然重鎮東師燿援兵皆瑕津所遣獨堅鼓行無前却而會妖寇急議者謂津兵可用師出景武殲其黨幾盡妖勢孤遂不支已擢董餉又兼餉撫事所爲罷陸運建倉廩皆

利害大窾會使永永可遵守又事事可綜核三年間鮮運關運四百餘萬無人舟不可問如近日事旣繇畱臺司畱計一切釐沿習敝政政繇舊計事漸裕而璫焰方熾公前兩疏皆犯璫忌已凜凜不自安尋見獻諛章交公車遂移疾一辭而退蓋璫及日久矣上旣改紀庶政卽家以大司徒印授公公所擘畫多當上指計盈縮不復計恩怨新餉之覈襍欸清虛冒多中外所不喜邊臣以虛冒爲固然聞之尤感額顧所指摘多中情實莫能難也以屯贍軍制也民運叅佐之猶屬更制京運非制也自英廟始也京運行而人且視民運爲贅新餉起而人復視舊餉爲贅歲逋且

百萬左計甚矣公直挾弊源明旨如響答中外稍震
悚顧以語主兵者猶半應半不應以詰諸邊臣邊吏
十僅得二三當敵騎充斥援兵棊置額外仰給司農
何啻百萬四應無缺咄嗟立辦關門月支九邊歲給
不復見殫匱之形猶藉此屹屹主持之力云爾上既
用恢復功晉公太子太保議者謂惟公廉敢任事功
在社稷爲無負云冢宰御史大夫缺輿望屬公上雅
悉公治辦謂度支非公不可天語褒嘉蓋異數云今
所刻度支奏議若干卷何嘗斷斷分左右袒墮囂爭
習氣何一不視國如家從實地拮据要以歲計世計
公所條上真不可易覽者詳之何以登何以耗何以

盈何以訕非特見籌國苦心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起大司農初辭疏

奏爲驚聞綸命自揣難勝懇祈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
分以重邦計事伏念臣一介草茅四朝葑菲智能原屬
短淺年力亦已衰遲服官雖竭蹶弗辭而踈拙盡露立
志雖孤忠自許而瘠曠實多憶丙寅歲臣待罪畱計維
時逆璫擅權搜括天下帑藏一日內守備太監劉敬楊
國瑞詣臣私寓以南京太僕寺牧馬草場變價事傳逆
璫意令臣爲之臣以職掌弗關迎合可耻堅辭不任且
國瑞爲逆璫乾子每有文移向部索取年例錢糧魚然
殊甚臣義不受辱適值水土不服脾胃作惡積勞頓發

痰火爲祟遂請老以歸恭遇聖明御極剪除逆璫海宇
無不快心臣愚亦爲吐氣卽終臥丘壑有餘榮矣豈意
誤蒙聖恩再起今職實出臣夢想之外天高地厚臣亦
何惜捐糜頂踵以圖報稱但臣前任畱計雖亦錢穀是
司然出納有限而案牘亦稀臣猶以衰病自免至於戶
部總統中邦之賦百需仰給艱繁十倍南部矧也兵氛
未靖於東西民力已窮於輸輓欲蠲徵而九邊之呼庚
足慮欲措餉而百姓之剜肉嗟嗟此其爲任非大有才
望卓有經濟之臣未易勝其任而愉快者如臣形衰體
憊識闇才綿寧有病不勝南而顧可勝北者乎黔技易
盡恐孤北極之恩駑足難前何補東隅之失臣私心實
廩廩焉與其旣事而捉襟見肘致誤軍國之計孰若未
事而量力度德以讓弘碩之人臣於此時真有萬萬不
敢肩承者謹披寸衷灑疏控辭伏祈皇上鑒臣情出真
懇語非矯飾收回成命容臣仍前休致另簡賢能以充
厥任庶臣愚可免於負乘而邦計不至於匱乏微臣之
幸亦邦計之幸也奉 旨卿敬慎端亮興望久孚司農
重任特茲簡畀宜速來赴任不准辭

中途再辭疏

奏爲遵命星馳中途患病再懇天恩俯准休致以保餘
生以充國計事爲照國儲告匱上煩君父之焦勞與命
重申寧容臣子之佚豫蓋召不俟駕臣夙受教於聖門

矣既控辭而不獲爰竭蹙以遙征隨於七月中旬馬首
北指冒暑戒行靡顧三伏未盡戴星疾趨罔辭百里兼
程滿擬旦夕履任拮据軍實於以上報主恩下供臣職
實臣愚之上願而大幸也不意行至河間地方風疾陡
發痰涎壅盛咳嗽幾無停聲瀉痢交作飲啖亦復中格
偃蹇牀褥委頓難支然後知臣真衰真病譬之老馬罷
牛其不可施於羈勒鞭策審矣簡書在目誠內顧以懷
驚膏肓在躬欲力疾而弗克似此衰憊潦倒之軀夫豈
任重道遠之具瘵官溺職弗卜可知誠不若引身而退
調攝殘年以自附於不能者止之義猶庶幾不至於自
誤而並以誤國也跼地無以自容呼天殊非得已懇祈
聖恩寬臣斧鉞放臣草莽別選賢才以經國用則重任
不苦於虛擁而微臣得逭於覆餗矣奉 旨司農國計
所關邊疆多事需賴正急卿既抵近畿着卽速來到任
料理不必遜辭

寧遠兵變待罪疏

奏爲寧遠兵變臣弟隕生有負國恩無辭溺職謹束躬
待罪恭請罷斥以伸國法以遂下情事臣同胞弟自肅
少臣十有一歲幼年臣父令之從臣肄業恩義尤篤嗣
濫竽一第初令定興頗著能聲壬戌行取祇以臣承乏
督餉侍郎三品子弟例須迴避不與考選止授禮部主
事丙寅寧前兵備員缺人多裹足輒以臣弟推補臣弟

義不辭難適值淋雨寧城盡圯至卽大修以爲守計數月之間鬚髮皓然丁卯寧錦有警臣弟協同撫臣袁崇煥竭蹶捍禦効有微勞事後加銜太僕少卿今春荷蒙聖恩擢陞遼東巡撫天高地厚矢志捐糜時臣臥疴里居家信往來勸以潔已奉公殫忠報國少樹尺寸以答聖明而耀門庭臣弟唯唯撫遼六閱月選將練兵大都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將統遼兵不尙張皇第求實著而已五月再警臣弟先期收斂堅壁清野固守以待旣不浪戰以隳軍實亦不征調以疲物力所全實多逮敵旣退遂督主客官兵磚砌錦州匝月報竣又石築杏山城垣亦完分兵駐守藩籬旣固仍遣覺華遊擊張斌良水師出沒三岔屢有俘馘安插降丁於大興堡沙河堡聚族而居異城而守此皆彰明在人耳目者也惟是各位卑微物望輕淺軍前百需呼號不應天下無不倒之營馬廼一請馬價而太僕寺駁之兵部司屬又駁之叩關請餉之疏自五月來不啻舌敝唇焦淚盡成血雖屢屢明旨催發而它人視之蔑如也當六月間外解不繼固難投醪而挾纊逮七月初外解漸充又將那東以補西豈非臣弟之厄數當畢命於此日乎各邊舊餉亦有遲至十餘月者然其兵則土著也其所靠不專在戶部年例仍有民糧屯糧在也卽所欠亦係歷年壓支相延日久非真數月無餉也若遼則異是矣以烏合蟻聚之人

當米珠薪桂之地枕戈以待大敵從來如奉驕子四月
無餉人何以堪語云饑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匿
帖屢傳兵心大變豈足異哉臣弟賦性剛果遭變之始
因見體統凌夷寇履倒置急奪刃自裁旣不得死忿氣
填胸隨卽昏暈以後時有清醒旋又昏暈事定授意草
疏以報皇上席藁待罪餘官皆獲無恙臣弟竟至不起
此臣弟隕生之始末也說者曰借口索餉或有別情夫
緣索餉而變生及得餉而事解自足爲券聞職方司山
海小報云撫院衙門什物文卷被毀搶出散碎銀二三
百兩則臣弟之原無厚積可知也說者又曰善馭兵者
能使親上死長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何至操戈相

向言及此則臣弟撫馭乖方調停失宜之罪自無所逃
臣又不能爲臣弟諱而願爲臣弟甘罪者也臣本山澤
之癯原無榮進之念一旦遭逢聖明非常知遇起臣田
間授以重任自揣不勝兩疏控辭未奉俞允無敢偃蹇
家園是用星馳就道甫入都門卽聞此耗骨肉摧殘雁
行中斷連日痛哭肝腸寸裂緣臣訓誨無素禍中臣弟
臣弟保身無術辱及封疆兼以罪人未得死不瞑目臣
實慚悼交集無地自容見今五內憤亂四大支離恨不
能與臣弟相尋於地下耳方今邊餉窘急司農一官實
關軍國命脉臣當衰朽摧毀之際豈能精心而料理矧
值家門慘辱之餘尤難覩顏而視事惟有束躬待罪乞

此餘生已爾臣初亦欲殫心竭力少報聖恩於萬一始
返初服而今方寸盡灰神銷骨立固萬萬有所不能矣
臣弟旅櫬漂泊二姪幼穉家口零丁萬狀可憫願祈皇
上俯賜矜允罷臣之官削臣之籍以爲臣弟治軍無紀
奉職無狀之戒俾臣亦得收弟遺骸扶柩回籍撫養幼
姪以遂下情別選賢能以充厥任仍望勅令新任督師
務得倡亂渠魁付之三尺以雪臣弟之冤庶國法旣伸
國計無悞臣一門生死均戴鴻慈無紀極矣奉 旨寧
遠變出意外知卿至情東西交訐國計孔急還以國事
爲重卽出料理不必再陳

遼餉不敷疏

題爲遼餉不敷濟急無奇懇祈聖明申飭務覈雜項新
餉實數並求清覈虛冒實著以資飽騰以垂永賴事粵
自遼左發難以來三韓臥甲萬姓股膏司計苦於仰屋
黔首疲於抽絲亦旣十年所矣延至今日索餉愈急措
餉愈艱至使饑兵跳梁撫鎮僇辱幾年來新復之遼疆
將有扞搖震動之勢亦岌岌乎殆哉臣以至愚極陋承
乏司計點金無策負乘爲憂則講求足餉以自附於顧
犬補牢之義曷敢須臾緩也查省直正項雜項新餉每
歲入數約銀三百九十六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各關鎮
月餉馬乾并本色米豆草束及召買運價每歲出數約
銀五百二十一萬六千八百餘兩其出浮於入者實該

銀一百二十五萬二千五百餘兩而額外雜支援兵行糧犒賞之費不與焉夫正項雜項新餉皆爲遠左設也今黔餉費至百萬島餉又費七八十萬以額設於遠者而瓜分至此則遠餉之不敷宜矣今聖主焦勞於上百執事憂勤於下凡可佐持籌而補廟謨者亦旣章滿公車臣部見在虛心酌覆未敢泄泄從事迺若臣所自靖自獻者目前急著實未敢爲新奇可喜之論恐言之而難行徒病民而悞國終無當也亦未敢蹈因循玩愒之習恐日緩一日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而不給者愈不給也正項新餉歷年督催俱藉督餉御史爲政半年有截叅年終有舉劾豸繡威靈人情震懾不必再議更張

惟雜項新餉原創於本部尙書汪應蛟集議多中肯窾然未有定額也覆議於本部尙書李宗延因未有定額遂懸坐以額而未經繇撫按回奏亦無坐落州縣確數是以至今有解不如數者有全不照管者夫雜項新餉政用以佐正項之不敷奈何任其延捱坐誤軍需臣謹臚列以請一爲衛所屯田一爲省直倉穀一爲抽扣工食一爲優免丁糧一爲房產稅契一爲俸薪馬夫一爲典舖抽稅一爲鈔關稅銀一爲撫按公費以上雜項新餉九款本部原定額數甚多而各省直所解額數甚少未免有名無實虛應故事是必仰賴天語叮嚀責成撫按司道督率有司著實查覈如果原派稍浮不妨明白

聲說著爲定例務限三月以裏其實造冊徑自奏報以
後每歲照例輸將如開報不實及逾期不報者容臣部
查叅則雜項新餉悉歸實著無托空言者矣此外仍有
續議新餉不列於雜項者則免覲之路費有司之雜支
是也至榆關內外及薊密永津各鎮月餉固有成額然
而將領占冒人言嘖嘖未必無因軍迯馬倒召補買補
動踰旬月又有曠銀當扣還官昨督師尙書袁宗煥於
召對時慨然以節省六十萬自許臣未嘗不擊節壯之
又未嘗不盱衡望之也卽折色軍餉難頓減如許而海
運米豆孰非金錢招買但減省本折共得六十萬亦可
少紓臣部巧炊之苦矣又新餉應聽關門支用而薊密
永津新兵所費不下八十五萬從前邊檄重地何處無
兵祇緣東事張皇處處增兵增餉不舊兵是飭而新兵
是問就中實有當議裁節者以清理雜項開餉之源以
清汰虛冒節餉之流俾家喻而戶曉則耳目一新無慢
令而致期則精神自奮挈舊章而提醒堅乃心而振刷
庶可補葺遼餉於萬一乎區區芻蕘聊陳一得總之申
成說而非爲剿襲窮搜括而非議加派務求實著少濟
空囊仰祈聖明採納申飭施行

舊餉告匱疏

題爲舊餉告匱邊鎮呼庚乞賜申飭追徵原設民屯清
汰踰額營伍以足經費以救然眉事今天下不可謂無

事矣東而薊密一帶在在戒嚴西而宣大二鎮時時枕
戈至於山陝諸鎮叛服無常戰欵靡定無地不設重兵
無人不需月餉臣部沃焦徒急無米難炊目今羽檄頻
馳飛章叠至非以數月無糧見告卽以效尤寧遠爲憂
臣承乏司計不啻疾首腐心視事之初竭蹶諮諏敢抒
固陋仰佐持籌一日覈民運之逋欠國初九邊主客兵
餉俱有各省民運以資供億後來間發京帑不過一時
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遠疆場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
爲必不可少之物其視民運積逋漫不經心夫臣部舊
餉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供辦省直民運俱祖
制額編乃任意延逋不知臣部之京運亦各府州縣之
所解納億萬姓之所輸將非從天降地出與民運何異
奈何岐而視之也今後責成各鎮撫臣年終徑自查叅
其山陝極邊地方有疲瘠太甚者准照腹裏上疲州縣
預爲題明量減分數其餘分別懲戒此後臣部先儘民
運原額以酌發京運之數儻逋欠仍前而叅疏不至異
日邊儲有誤疆場之臣難他諉其責矣一曰議屯糧之
徵收祖制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田徵收本色入官還
充軍糧支放是卽唐朝府兵營田寓兵於農之意聖祖
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迨後年
禩寢深有子孫瓜分其田者有貧窶轉鬻者有丁倒戶
絕而埋沒無存者有田本磽确而荒蕪不治者不才武

弁旣視爲乾沒之資奸猾軍旗又恣爲延推之計又或無災而稱災不遵納本色而告納折色每石多不過三錢又且緩征逋負於是屯糧之設什不得五而祖制盡湮沒矣爲今之計似當行委府佐官員加意查核有埋沒者則遡流而窮源有荒蕪者則設法以開墾清查完日地方撫按具實奏聞造冊報部定爲額數除原經題准徵銀衛所照例追納外其餘仍舊徵收本色入倉非遇大荒不得輕議改折以饜奸貪之腹則屯糧漸復祖制之舊而邊餉亦稍助一二矣一日嚴京邊之考成目今太倉如洗國家隱憂乃各省直京邊錢糧共止三百四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兩而拖欠者每歲約至百

萬臣部將何所賴以撐持乎固緣百姓物力有限旣完新餉頓逋舊餉亦繇有司急新遺舊若曰是可緩圖云爾至於考成之例止于薄罰降級玩愒易起今後臣部查有拖欠獨多者特糾一二從重降調昔年尙書李宗延一疏叅知府十許人俱削職爲民是年歲入頓增一百八十萬此其驗也今度支之困極矣出入之數相懸生財之數已盡所恃九邊續命者止此維正之供而積玩成習非惕以功名之路不可也一日汰踰額之營制先年各邊鎮俱有一定兵馬一定糧料名曰經制如田之有畔不得踰越逮後督撫條議陸續添設總爲固圉防邊言亦鑿鑿可聽然兵日增而餉日益後遂至於不

可繼矣仰借明旨申飭責成督撫虛心酌議昔何以減而有餘今何以增而不足度其緩急設法裁汰以歸經制斯亦今日清餉之急務也蓋今日軍餉別無生之一法止有節之一法額外節得一分則額內畱得一分矣總之清理民屯稽核京邊直還以軍餉之所固有而考覈經制澄汰兵食實祛其邊鎮之所本無雖平平而無奇實鯁鯁而過計異惟聖明採納施行

遼變原因缺餉疏

奏爲遼變原因缺餉互訐漸至失實謹備陳兵餉完欠之數以祈聖鑒以俟會議事項寧遠四月無餉川湖諸兵怨憤狂逞僇辱撫鎮及文武各官署部侍郎王家楨

具疏請罪管餉郎中王楫抗疏相訐一時缺餉致變情形昭然在人耳目祇緣王楫有封閉四十萬之叅而家楨不服也家楨奏辯原未緩應而王楫亦不服也頃奉聖旨王家楨王楫互奏畢自肅節次請餉原奏科道官叅論寧遠各奏并朱梅着該部會同九卿科道從公看議限五日內具覆欽此竊念臣弟自肅承乏撫遼凡六閱月真見遼左孤絕之地百物湧貴兼以遼兵烏合之衆人情兇狡決難枵腹執及其請餉諸疏無月不有先是三四五六等月共有六疏雖兼陳他事而請餉殊迫又有錢糧清數揭帖發抄一次塘報帶催月餉一次請餉書啓發抄一次而公移纍纍無論也至七月內復有

兵餉久絕及日夕告急二疏則情景倉皇辭氣激烈岌岌乎有朝不謀夕之勢矣屢奉明旨火速奏發家楨漠不動念初五六月時猶曰外解不繼也至七月初旬庫積幾二十萬此時若發得一月之餉猶可以救臣弟之死而所發止二萬至七月念日以後此時已收庫者與寄庫者近四十萬方於念三日發銀九萬而兵變卽在此月之念五日已無及矣聞變之後立發二十四萬然何救於臣弟危亡之數哉計鼓譟時尙欠各項餉銀五十三萬有奇而可謂無缺耶變後續發之餉果可杜禍亂而救噬臍耶臺省諸臣督過撫鎮原是責成封疆之大義督師行邊追究起釁自是綏靖邊徼之良策若遂以此藉口原未缺餉兵變非緣缺餉臣有死不服也且關外親泣目擊者莫督師巡關若矣乃關臣王會圖疏曰撫臣泣懇哀號幾於一字一血亦旣奉有速發之旨而司計者竟秦越視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繇我而死慢事之臣百口何能卸罪耶真可爲此事之斷案矣近督師袁宗煥約畧錢糧大局疏云不必多爲掣肘只缺四月之餉便足死一撫臣又豈非缺餉之左券哉臣里居時兩接臣弟手書謂少司農留新餉以充舊餉若有意相苦者又望臣早到部臣弟竟不能待而臣亦竟不能副其望軍餉久絕軍情大變呼籲辭窮坐以待斃豈不哀哉臣極知本部匱乏措餉甚艱亦知西鄙跳梁雷

餉以備設身處地臣非敢以此苛責家楨但亦宜相度
緩急量爲接濟而卒不肯稍爲注念臣弟一身一家性
命不足惜而使危疆震動國體大傷誰任其咎且屢疏
以爲原未缺餉以新增每月二萬爲未定之數以變後
續發三十三萬爲實給之數萬一聖明震怒真謂月餉
未缺亂繇自招雷霆斧鉞之下臣家門將爲齏粉矣家
楨與臣爲同僚臣初原不欲言恐傷雅道惟是事久不
決辯議紛紜臣若畏禍緘口不一剖析使臣弟旣隕其
身又隕其名何繇瞑目且令天下謂臣薄於兄弟之誼
上何能抗顏朝端下何能歸見宗族乎至於臣弟請餉
無術督工有急調停寡策信任失人臣亦不敢曲護其
短伏願皇上允臣前請將臣罷斥譴謫以代弟罪以謝
家楨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目今九卿科道會議
臣分當杜門避嫌謹抄錄臣弟屢次疏揭與原奉明旨
送會議處恭聽查勘用是備陳顛末開具關外兵餉完
欠細數仰祈聖明照察并賜會議以雪家門覆盆之寃
以釋臣弟夜臺之恨奉 旨該部一併會議具奏

覆議屯田疏

題爲遵奉明旨議修屯政事屯政一事臺省諸臣各據
所見備極苦心臣部旣集衆論仰達宸聰復奉明旨下
部清楚議奏以便考成竊仰皇上求寧觀成至意孜孜
乎責望之殷也夫屯田之名一而屯田之實四有舊屯

有新屯有兵屯有商屯其原委各異其窾會亦殊臣謹
遵清楚畫一之旨採先後借箸之議不作非常可喜之
論聊爲補偏救弊之術敢臚列如左所謂舊屯者祖制
設立衛所授軍之屯田是也沿邊諸鎮衛所軍餘受田
屯種以養本鎮之軍各省直衛所俱有額設屯田例亦
如之目今徵本折以充餉據完欠以查叅邊腹皆然屯
田亦未盡廢也惟是年月寢久桑滄變易大非其古矣
國初軍屯碁布星列徵發則取諸額軍而足無召募也
月餉亦取諸屯田而足無年例也年例自正統十二年
始予遼東十萬宣府十五萬耳嘉靖末年增八十萬今
遂至三百餘萬而遼黔東江之餉不與焉則靡費極矣

盍亦返而求其本乎各軍原受屯田有見在承種者有
已經荒蕪者亦有霸占於強梁而典賣於他姓者甲乙
混冒荒熟絲棼沃衍浸蝕於豪貴已沒世不能復甦脫
宣力於罷卒又駮塚無以應今須稽查圖籍明正界址
甚則履畝丈量兼許自首免罪如果用力開墾及曾受
有價值但能照例輸糧卽聽承佃管業倘其錮蔽不醒
吞併如昨許人據實訐告俟查明日奪田還官仍正以
罪奚不可者若其軍竄伍虛清勾不至又或軍戶單弱
承種不前所遺屯田悉招軍餘頂佃彼旣貪屯之利卽
當應軍之差則尺寸皆王土而屯種有基矣至於徵收
之法則慎管屯之選而無使貪弁借潤於脂膏嚴輸納

之限而責成府佐俾覈其逋負雨暘稍愆不許藉口微
恩於改折出納有程不使奸猾混淆於兌支仍須申飭
撫道加意清查平時按季而赴比年終照例以查叅俾
衛官畏切膚而盡職旗軍竭胼胝以終事卽未能盡復
祖宗之舊而屯政庶幾其修明矣所謂新屯者省直地
方所墾拋荒之田地是也今天下淮潁燕趙齊魯秦晉
楚豫之間荒田不少此日黃茅萑葦之區皆昔年錢鏐
銓艾之地安在其不可耕稼也者無奈蚩蚩小民難於
慮始或有以牛力耔種力不能辦而中格者矣或有上
揚於功令之起科下憚於比壤之爭奪而自沮者矣合
令各該州縣有司各丈其境內荒田分別上中下三等

造冊申報無隱漏也無混淆也然後下召募之令毋論
東西南北軍民人等俱許任意受廩捐資開墾投遞認
狀官給繇帖牛力耔種力不贍者量給公家聽令秋收
償還此外或勸富民或招商賈設法開墾一聽其便俟
其墾田有效或旌其間或予冠帶比於漢世力田之科
以示激勸則人皆盡力南畝矣開墾之後俾令世世爲
業卽有貪且狡者不得借口舊產混相爭奪以攘其利
仍待三年之後方行起科寧緩毋急以示寬恤則新墾
自成永利矣此外弊繁得力尤在州縣有司勞來勸相
日省月試視官田如已田等國事於家事自當有濟不
然借墾田之虛名徼薦剡之實利未幾而廢格未幾而

荒蕪矣此年來前事之明鑒也所謂兵屯者營伍之間無事則力農有事則出戰如遼左之屯田是也兵法稱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又稱粟生而金死粟生境內金死境外其言若合符節今試以遼境生遼粟以遼粟供遼兵計之上也又試以遼屯足遼財以遼財寬天下郡國之財尤上之上也粵稽往事如漢湟中之役罷騎兵留萬人田而軍需不煩大農唐西川之役分營兵十二而轉粟不出邛雅世不乏營平贊皇古今人庸距不相及哉今若卽兵卽農且耕且戰俾耰鉏皆戈鋌而亞旅爲偕作久之而京運可漸減矣惟是禾稼未登慮敵騎之蹂躪秋成將熟虞盜糧

之潛齎如天啓七年遼左屯田未熟懼敵復至徑自刈獲終歲勤勤竟成烏有大可惜也是當隨地築堡以收保人民而田畦附近倣先臣郭登攬地龍一窠蜂等制暗設機穽倘敵躡入墮罟獲中數里立見糜爛此則以兵衛農出臺臣顧其國疏中之言似鑿鑿可行者也繇遼左而推之九邊皆可借覃耜而具比耦獲升斗以代鍾釜矣所謂商屯者洪永之間用淮浙燕齊鹽課專給邊餉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令商自貯於邊計粟領引爲商賈者利其息之饒也遂各不愛重資招民墾土自具牛種自理阡陌自築墩堡塞上人煙稠密士馬飽騰殷富之風比於內地實賴商屯之力自輸金例開而

商賈撤業邊田之墾者荒矣邊民之耕者逃矣邊地米價翔湧一遇災荒卽積錢如山積金如土而米無從出矣然則開中之一法固邊方之要着也近聞秦晉各邊多拘土民以納鹽糧號曰邊商如蹈湯火而邊商困矣淮揚之間又以浮課橫行官鹽壅滯年來大工搜括正供逋至百萬而內商困矣邊商旣困於徼外內商復困於水次此鹽法之所以愈壞而邊供之所以愈虧也今欲追復祖制惟有優恤邊商及內商耳酌時估而定斗頭無苛索也飭官攢而革常例無過求也杜兌支而禁改折無假借也皆所以卹邊商也禁私販於產鹽之境以清其源疏積引於行鹽之區以導其流而又嚴腹削於董鹽之官以節其費皆所以卹內商也二商互爲交易行同流水俾持母權子者如立竿而見影則此輩鼓舞爭先誰不負耒而趨塞下哉大都立法欲備行法欲實在舊屯必核隱占而督逋負則積弊可除在新屯必闢草萊而勤耕耘則美利自興在兵屯務令軍屯樂業以爲恢復之張本在商屯務期邊腹疏通以培巖疆之命脉庶可仰佐國計而漸致昇平矣

覆議鹽政疏

題爲遵奉明旨議修鹽政事屯鹽表裏爲萬世不易良法今當軍儲匱極諸臣章滿公車顧欲驅衆商而使易其田疇莫若疏鹽政而令自爲嚮往則鹽筴因革之故

與今日修舉之法有可得而言者查永樂間招商赴邊中引每引納米二斗五升卽支鹽二百五斤當是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轉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策至善也弘治間改納折色而邊庾始乏迨後仍復本色而價騰數縮先後諸臣皆追究於改折之葉洪有自來矣舊例每引止行正鹽而竈戶所煎餘鹽不許發賣立法頗峻後因餘鹽積多私販難禁始議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以稅之嘉靖元年議准各運司私餘引鹽俱令本處招商納價解部太倉歲入百餘萬之鹽課卽此項餘鹽之銀而正鹽引價仍舊輸粟於邊至今未有異也先臣管

懷理曾有盡收餘鹽盡行開邊之議時不果行蓋納糧中引者邊商納課行鹽者內商若令邊商行鹽於內令內商輸粟於邊皆兩不便是以前議終寢然各邊鹽糧之盈詘每視內地鹽法之通塞如萬曆四十四年前部臣李汝華查各邊鹽糧虧納二百三十餘萬石兩淮鹽課缺解一百七十餘萬兩揆厥所繇皆因鹽法壅滯引無售主商本虧折展轉逖徙以至於此雖輸粟之令日下有掉臂去耳逮後遴才增官設法疏理纔見流通旋復告困夫九邊鹽糧淮引居十之七兩浙長蘆河東共居十之三乃兩淮遭逆璫矯旨搜括運庫八十餘萬鹽司苦無以應致那臣部之正課并掃邊商之庫價以益

石隱園藏和卷六
三
之加以大工等項增行浮引遂至正鹽壅滯而各邊正引無人承買是以鹽糧鹽課益復虧逋蓋鹽政大壞之秋而諸商困憊之際也失今不治必難救藥謹叅酌利病條爲八款請旨申飭一禁浮課祖制行鹽每引止二百五十斤又以七分爲常行之鹽各日常股以三分存畱於場遇邊糧急缺而後開中名曰存積今不論常股存積俱已開中且一引之內既有正鹽又有餘鹽比之國初已增倍蓰若再於額外增行浮引則正引自壅正引壅則邊內二商交困矣內商困而餘課不前其害中於太倉邊商困而鹽糧虧逋其害中於九邊兩淮因行浮引而壅兩浙因行票鹽而壅所當勅令巡鹽御史亟爲

禁革務遵祖制以行正引是探本澄源疏理鹽法之第一義也一革兌支夫鹽糧之設原爲白鏹不可以療饑所重在本色也乃今一切照驗止以官攢之倉鈔爲據商人遂買軍糧之票以與官攢兌支在商樂于省入倉之費在軍樂于省出倉之費官攢則扼出入之會而巧漁其利焉倘人人兌支是本色徑可不設而邊地無妨就荒又安所稱屯鹽表裏也今後宜責成糧儲郎中務時時稽察但有官攢兌支者盡法究處軍人追糧一月商人罰糧一倍至因年穀不登遂欲改納折色愈非祖制益壞鹽規所當亟爲禁戢若其依法輸糧又當約束官攢無令措勒使用如糧儲郎中因循不行覺察依阿

不能主持者臣部有聞特行叅奏庶本色重而屯墾有期矣一給庫價稽查祖制商人輸粟於邊官給倉鹽二百五斤以酬其本名曰邊中海支後因邊商難於守候遂將倉鈔轉賣與內商行鹽而內商不卽承買故兩淮設立庫價每引先給二錢五分速使回邊辦糧至用引之時內商將應與邊商引價照數交還運庫餘銀找補邊商立法甚善後因庫價竟入搜括項內以致窮商守候經年鹽糧逋負職此之故至於兩浙庫價每引二錢一分徵諸竈戶不煩設處不知何以亦復指給前據延綏邊商陳汝策等赴部控告已曾行文查給通未回報所當再爲申飭以後邊商齎有完糧勘合并倉鈔到司運司卽將庫價照數查給仍將給過日期并商名引數備造清冊送部如勘合投司而庫價不給責在運司如庫價已給而鹽糧不完責在糧儲聽臣部據實查叅庶邊商不得藉口於庫價之不給而逋負邊糧也一定交易兩淮兩浙俱有庫價其長蘆河東則邊商自與內商交易若非運長優恤邊商力爲主持未有不受內商抑勒之苦者且邊商資本有限必賣得本年引價始納得次年鹽糧如內商不卽交易鹽糧何從辦納於是邊商有告退告減而規避不前者亦有本年鹽糧踰數年方行完納而逋負無算者合行巡鹽御史督令運司如遇邊商倉鈔到司內商卽出見值承買若有抑勒短少卽

懲以怠玩之罪務隨到隨收亦令造冊如前法庶可以
鼓邊商之樂趣而鹽糧亦易完矣一慎秤掣蓋鹽斤原
有定額多帶卽如私鹽秤掣亦有定期頻掣卽爲弊政
然必選委廉明風力之官監臨驗視則賄賂不行而夾
帶可杜迺聞近日掣鹽之弊下官有托人居間而百計
營求者上官有私受竿牘而徇情委用者常例之濡染
不貲當場之斤重弗問秤掣祇循故事夾帶寧有底止
引鹽之壅弊亦坐此是在巡鹽御史執法秉公行文慎
選以清弊竇者也一禁私販夫行鹽地方止有此數私
販行則官引壅此理勢所必然者今鹽徒充斥無處不
聞而巡緝員役受賄通同甚且暗爲窩頓代爲遞送兇
惡無藉之輩旣糾衆操刃而人莫敢誰何官船糧艘之
中亦恣意裝載而人莫得搜索長蘆淮揚之間此風尤
盛往往蔽流而下至行鹽御史按臨比較不過扣各役
工食作鹽斤銀兩而公事畢矣是惟督率正官勤比捕
役務令披根剔蠹無令漏網吞舟庶私販自絕官引可
通乎一重考成夫引中於邊鹽出於海而通商銷賣則
州縣事也凡州縣之內無不各按戶口以派行鹽之額
果能設法督銷則鹽課何至遲逋乃有司視爲不急之
務以致私販橫行引額不完往往而是鹽臣非不據實
查叅臣部非不按例議處而罰者自罰陞者自陞亦何
補於得失之數哉今後如鹽引不完已經住俸降俸者

雖遇考滿不准給繇雖遇行取陞遷不准起送吏部亦不得徑與陞轉須俟銷引完日聽巡鹽御史具題開復所當重加申飭者也一重運官各運司新舊鹽課歲入不下一百五十餘萬軍需倚辦關係甚鉅就中釐奸剔弊裕國通商總繇運使爲政此非矚然不淄之操毅然強幹之才未能勝其任而愉快者是理財尤以用人爲第一義也廼邇來銓法每於司漕之長視爲不急之官率授暮齡倦客爲投老脫駕之鄉卽有賢者亦鮮優擢人皆視爲不屑至於運同運副運判等官各有分職亦非閒散復與貲郎准貢爲執母權子之地彼旣藐焉樹立人亦白眼相看甚非所以重鹽官而充國計也今後運使務選壯年資淺廉能素著之官兩淮要地尤以甲科賢者居之佐二以下亦須正途出身俟有勞績一體優轉則羣賢布列而庶政聿修在此舉也以上諸款多諸臣之已言臣不憚再爲敷宣間有諸臣所未言臣又不嫌稍爲推廣伏冀聖明採擇勅下臣部轉行鹽政衙門着實舉行將見鹽法常通鹽商輻輳商人旣借輸粟以射鹽之利自不得不借墾田以便粟之儲屯鹽表裏之良法其復見於今日矣

清查九邊軍餉疏

題爲謹陳九邊軍餉之數并陳年來不足之因以荅睿命以便區處事臣於崇禎元年十月十一日恭遇文華

殿召對皇上因九邊軍餉不足面諭臣查昔年兵馬幾何錢糧幾何今日兵馬錢糧幾何因何不足據實奏來臣因備陳出入不敷之數皇上又命講求長策臣叩首承旨而退竊仰皇上瑩精治理銳意邊防雖在瓊宮絳闕之間而神遊九塞念軫三軍蓋未嘗頃刻忘也除遼左新餉臣另疏披陳外其九邊舊餉臣查歷來案卷近年猶可掇拾遠年多致淪毀大抵就中增減多寡之繇無可考訂而數目則冊籍可尋臣心閱手披較前量後竊見我祖宗朝養兵之制有官兵而無主客有民屯而無年例自月糧增厚也而主餉費自徵調不常也而客餉費自民屯廢弛也而京運費查國初洪永以來兵共計七十九萬餘馬共計二十六萬餘年例止四十六萬餘萬曆年間兵共計六十萬餘馬共計二十四萬餘年例則增至二百七十八萬六千餘見今崇禎元年兵共計五十八萬餘馬共計二十四萬餘年例又增至三百二十七萬八千餘蓋兵馬之數日減而年例之數日增大非祖宗之舊坐致供億之艱此有餘不足之大頭臚也又嘗稽之典故詢之老成咸謂國家空匱之患已伏於豐亨之時國初殷富遠莫及矣萬曆初年海內物力饒裕民力寬舒邊腹俱有積貯諸司亦多蓋藏因茲富庶之休頓開冗濫之漸有以兵而靡餉者有非兵而靡餉者京支冗費漸奢邊方濫觴益甚兼以征呼之費用

過一百餘萬兩次征倭之費用過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鋪宮典禮之費用過三百六十餘萬兩節年添進買辦共用過五百餘萬兩延至泰昌天啓年間軍興孔棘日增月盛年例銀項歲多神祖時至六十萬京支銀項歲多神祖時至二十餘萬在昔累朝休養之餘猶有老庫可供搜補今老庫竭矣有罔庫可供借貸今罔庫亦匱矣浸假至於今日搜無可搜借無可借以不可繼者釀禍于異日而以無復之者貽害於一朝不足之故誠非旦夕之所致也至於每歲額設京邊太倉錢糧近年以黔餉題留割去太倉二十四萬又以直省召買遼豆借動京邊三十餘萬是以入數漸縮歷傳太倉四百萬者今僅三百一十餘萬卽事例之添補爲數幾何出數漸奢歷傳歲出三百萬者今至四百五十餘萬况額外之繁費尤難枚舉出入之額相懸襟肘之形盡露曩時則壤之賦海內以全力赴之今則加派遼餉暗損京邊非不鎮日催攢而瘠土終難盡完各邊日日尾洩臣部日日壑填卽令點金亦窮况止有此數哉臣與同官司屬每每聚族而謀莫幸得一長策少效持籌惟是今日公私交困利孔盡矣如稅契缺俸鹽課等項昔爲邊餉用者今以雜項盡填遼海凡新餉設處之名目往往與舊餉相侵誰復畱有餘不盡以待今日之搜求者原額不敷終難

神運鬼輸揣時度勢咨訪輿論惟有節用一策爲今日對症之藥約計節京支之浮費可助餉者十一節邊鎮之冒濫可省餉者十五在京支如京營內供召買等項有浮濫往例者容臣執奏裁省聖明在上宮中府中俱爲一體當不作差殊觀也在邊鎮惟有勅令督撫自爲綜覆其有因事設兵事已而未罷者亟行清汰又如各邊客兵原供不時征調之用比歲征調稀濶而仍循例請餉是不可量議裁節乎所願中外在事諸臣同軫國卹共濟時艱漸塞漏卮之竇頓反量入之經又舉民屯兩政次第而修明之國計其有瘳乎臣謹約畧兵馬錢糧大數并詳陳不足之情開具揭帖進呈御覽伏惟聖

明澄啓幸甚

清查遼左軍餉疏

題爲通查遼左缺餉之因畧陳兵馬可裁之狀仰祈聖鑒用備永圖事除九邊舊餉另疏披陳外迺若遼左兵馬徵調四出頭緒絲紛不可以額數計也自天啓二年始有冊報部大約除班軍外額設官兵多不過十一萬有奇馬騾多不滿四萬上下每年月餉等銀二百六十餘萬卽時有增損亦無大懸絕今則日益不同矣總計關內外官兵一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五員各馬騾二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匹頭每歲月餉所費近三百萬加以海運招買運價用銀一百三十餘萬薊密永津新兵

月餉用銀九十五萬一千三百餘兩共該用新餉五百二十餘萬此出數漸多之因也以加派論昔年額派省直新餉五百二萬二千九百餘兩年來蠲免畱用實減不滿三百萬之數矣以雜項論天啓二年原坐派銀一百八十餘萬而省直承認者僅及其半接年題畱銀二十七萬三千二百兩每歲所入雜項僅六十餘萬加以新增鹽課及鑄息等項大約近三十萬合之猶不滿九十萬之數總計加派新餉雜項新餉僅得銀三百九十九萬此入額漸少之因也年來水旱不時加派不無逋欠搜括頻仍雜項亦復虛懸固宜積至今日遂成不可支持之世界矣臣晝夜圖維爲目前計止有速催外解補完缺餉以安兵心以便裁汰之一法爲長久計止有縮兵就餉劑餉蓄兵寧使餉贏於兵毋使兵贏於餉之一法此外而欲神運鬼輸無米巧炊臣萬萬不能也目今督師袁崇煥總督喻安性薊撫王應豸皆矢銳意清查諒必大有裁節以副宵旰之念無俟臣贅一詞者也此外若真定恒山營之新兵河南磁州營之新兵山東東兗營之新兵非戰非守止備應援然亦久不徵調矣先是臣部一再請裁而當事者徒以難於解散爲辭夫庫藏如此其匱乏也榆關如此其疾呼也皇上如此其焦勞也恐諸臣亦不得堅執前說虛靡耗費無底止矣夫

逃亡事故何時無之若使缺伍不補則亦可以漸銷此一策也新兵固宜清汰舊營亦當整飭若使舊營缺額卽將新兵補伍是亦一策也第患奉行之不力耳臣以駑鈍誤叨任使又蒙皇上臨軒俯詢故竭其狂瞽如此然亦豈敢自謂長策哉謹將數年關門餉額增減數目及加派雜項銀兩免畱項欸開列奏聞庶見臣部餅疊之罄原非無因而諸臣裁汰之思定不容緩矣

申飭差規疏

題爲申飭差規以杜奔競之風並講求節省以佐理財之議事竊照國家之在今日軍興孔棘財用不贍致厯聖明宵旰靡遑臣至不才承乏度支督率司屬百員中

外五十餘差共爲分理責成譬之一家之中臣其家督而司官其亞旅也若皆窳不飭乏率作於平時紛拏漸臻致決裂於一旦則臣之罪大矣臣部司官才品原不同科途轍亦非一致器使均難偏廢部務實有成規惟是獎恬抑競臣部先後申飭備矣無奈人情趨濃避淡申飭未幾旋且馳騫而跳越焉非任情陳乞則轉託關說此官箴之大玷而有道所羞稱也始於覬覦終於搶攘甚且以流謗玷堂官廉隅之謂何能無令人廩廩乎臣自受事歷稽成憲一切司屬差委查照俸序悉稟至公刻立差單俾承行該司按俸請差仍列十三司掌印姓名於後以次畫押與衆共之則臣雖欲私茈一人而

不可得各官雖欲踰躐一人亦不可得將自息其奔競之心矣迨受差後各宜冰蘖自將漏卮是防一意汰冗黜浮積少成多庶幾補緝軍國一二匪令股商剝解爲清朝作聚斂之臣要在砥躬簡下爲國家杜虛冒之端年來京邊軍餉入不當出中外皇皇匡濟靡術旣無財源可開惟有節流一法但能視國如家畱心節省則纖毫涓埃之積何遽不爲泰山滄海之助哉及查署部差規疏內有倉庫羨餘搜括之名不宜競一欸遂使各差司官皆以羨餘爲戒禁不敢報果爾則公家自有之贏餘祇以飽私營者之囊橐寃令苦心綜覈執法勞怨之人將與悠忽乾沒者同類而共視之果於國計官箴有當否蓋均一羨餘也用以希恩固寵則不可有用以急公營職則不可無在巧僞者虛開捏報類捕風而捉影則不宜有在清謹者銖積寸累果充庾而貯庫則不宜無此不可不辨也且如內外諸倉一粒一勺皆民脂膏兼以漕艘轉運之艱官旗輸賠之苦縱有斗頭附餘量槩掃積均宜作正支銷奈何以供讌會之繁縟而填官攢之谿壑乎則司庾宜慎也新舊二庫最關軍需大計能釐一分之弊便裕一分之儲凡遇收放出納務宜以權衡稟之於法不宜以低昂聽之於人仍候滿日果有贏餘從實開報慎毋入之重而出之輕積之多而報之少則司庫宜慎也各邊糧儲原選廉能甲科充之轄千

里之專城制三軍之騰飽藉令酌濟有法立見節省不
貲倘識闇而不能剔奸品汚而不能砥節非預支滋弊
則招買虛糜清議在前三尺在後可無畏乎則司餉宜
慎也關津權稅常人視爲羶塗賢者視爲畏地商課旣
有定額差竣不宜短少然藉口以恣朘削而使人共爲
怨讟亦未得爲賢也要在有才有守不吐不茹惠聲大
孚於商賈而國稅仍見其充贍斯所稱廉能之吏矣則
司關宜慎也此外一切小差不期於議論之多而期於
擔當之勇不貴有慷慨明作之迹而貴有程功見効之
實卽如解銀各邊至瑣細矣舊例押解爲數頗多近止
領銀二三千兩卽騷擾驛遞以行而在京守候領銀者
仍是彼中官役大非政體今後無論本部及別衙門解
銀各官多則二三萬少亦不下一萬無徒以皇華之使
爲畫錦之地也然臣尤有請焉臣部十三司郎中員外
主事等官歷俸及瓜期者自應一體序遷以示激勸祇
緣臣部前此曾有正郎久任之說遂槩行寢閣臣履任
三月未見量移一人勢同積薪人鮮朝氣恐亦非政體
之平也敢因酌議差規節省而并及之

遵例自陳疏

奏爲遵例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重計典事竊照崇禎
二年係京官考察之期四品以上例應自陳伏念臣繇
萬曆二十年進士歷任郡理郎署藩臬督撫留憲留計

游至今官濫鵷班於四朝未樹尺寸赧鵷濡于九列無
裨涓埃比歲投老山林業感時艱而卻步頃茲承乏版
部復荷鴻慈而賜環拊躬則奚啻負山矢志而僅同仰
屋丁中外告匱之際每賦杼軸以疚心值東西多事之
秋恒虞癸庚而驚魄八埏之民生日感噢咻未見多方
四方之水旱頻仍拯救總屬無備幾擬將勤補拙終覺
力短心長間或遵成憲以效劬勤若覈民運疏鹽法理
屯田卽鼠憂周迴竟何能裨益軍國亦嘗奉睿謨以供
鞭策如汰虛冒謹考成清庾藏雖黔技盡殫曾無繇少
荅聖明上貽五位之焦勞而頂踵靡効下滋百僚之憂
惕而慙覲實深智淺才踈奚取庸庸之尸位衰齡病體
徒羞碌碌之備員此臣所爲抱冰兢于五衷而甘擊禡
于一日者也蓋今之急須而極窘者莫過于財賦則今
之溺職而當黜者莫先於微臣伏乞皇上將臣罷歸田
里別選名流以充任使庶臣免曠官可避賢才之路國
無廢事聿臻富强之休將考察之功令丕彰而止足之
分義亦明矣奉 旨度支重任卿清慎練明克稱厥職
宜益抒猷率屬以裕國計不准辭

辭免太子少保新銜疏

奏爲天恩過隆微分難安懇乞聖明俯容辭免新銜事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吏部題爲考滿事奉旨畢自
嚴着加太子少保仍管戶部尙書事欽此臣驚聞寵命

不勝感激不勝惶恐念臣一介迂儒六卿備位循省薄劣慚負高深頃者考滿屆期倖免罷斥迺又叨蒙鴻渥洊陟崇階臣何人斯而沐浩蕩逾涯一至此耶臣聞易稟覆餗詩戒顧後誠謂高位不可以冒居而臚仕未宜以虛擁也臣昔待罪津海治餉而兼治兵量移畱都司憲而復司計嗣起今職愈荷殊恩適值中外艱虞不覺襟肘盡露三載碌碌總屬臣子供職之常寸衷惶惶揣無瑰琦可紀之績業道幽黜復晉官銜此真非望之福而殊常之寵也矧今內計在邇正式序于清汰而俾庸劣如臣者竽曠典而玷峻班是冒濫之端實自臣開之臣滋懼矣臣用趑趄難前逡巡却步伏望皇上俯察愚悃特免新銜俾臣仍守舊官少圖後効庶鵜梁無濡翼之譏于分獲安而颺河有知足之飲受恩無既矣奉旨卿司邦計茂著猷勞加秩示酬宜卽祇受不准辭

題報發過邊餉疏

題爲措餉已竭綿力節省尙無定畫謹陳元年發餉數目併請申飭覈餉明旨以祈共襄軍國事國家財用量入爲出者度支之經也酌盈濟虛者通變之權也左支右吾者補苴之陋也國朝邊餉在祖宗時制用以經無憂不足自軍需取給於太倉而虛耗伊始迨京支漸溢於常額而橫費日滋是以始乎經旣乎權卒乎陋漸至今日遂成一顧此失彼朝不謀夕之景象矣臣謹按太

倉出入之數省直田賦正雜課銀歲入原止三百一十餘萬兩加以事例又可得銀十餘萬兩內除割去遼東舊餉二十萬兩外歲入僅得三百萬兩歲計九邊軍餉及內供官俸京支京營米折布花并各鎮撫賞共該銀四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以所入較所出實欠銀一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顧此額定數也而災荒屢告逋負頻仍則入數多寡又難定焉查崇禎元年一歲之內臣部拮据督催除舊管二十九萬兩外所收舊逋新增各項搜括共得銀二百八十二萬七千餘兩又益以欽發帑金三十萬兩共成三百四十一萬兩而入數滿額幾無遺孔矣及查元年一歲之用除

內供官俸京支京營米折布花并各鎮撫賞共用銀一百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八兩三錢又加登極皇賞二十萬兩皆其必不容已而酌量以給者也迺其最急而難需最奢而難省者無如九邊月餉故臣所拮据而首務者亦莫先九邊月餉當派發之時臣每懼無以滿呼庚之望而塞司計之責乃年終一總計之又合六七兩年一互較之共計天啓六年發過九十七萬七千九百八十兩天啓七年發過一百二十七萬二千八百一十四兩崇禎元年發過二百一十五萬四千五百四十餘兩而薊撫新經裁省銀三十一萬不與焉若合所裁省則九邊所欠僅八十一萬有奇夫太倉止有此數耳重以

聖明之責成而催科始漸有起色加以內帑之接濟而饋餉方稍逾往日嘔會計之心竭海內之力分天府之藏加以新庫老庫協力那湊不過如是臣部私心自揣似可稍追溺職之愆矣詎意時勢愈艱遭逢愈苦在宣大山西方慮鴟張於塞外在延綏寧夏又患闖入於套中且秦晉一帶赤旱千里災傷異常盜寇蜂起所在見告原設民運俱絲毫不可問亦一大劫數矣薊密永昌一帶歲事幸不甚荒然而窺伺薊永之報月無虛日密邇輦轂惕心衣裯需餉又至急焉昔年急遼而九邊皆緩其後九邊之內有所急仍有所緩而今則無地不急無處可緩矣乃臣部處會計之艱難而各邊循請討之

故事盡危言以相逼且藉端而卸過動以神祖末年迄今拖欠之數爲言且以槩行找補接年未解之數爲請夫以出入相提而較臣部但能補葺當年固已幸矣而能頓及遠年舊逋乎各邊卽有從前壓欠但求目下逐月得餉不啻足矣而可盡補昔年積欠乎每有狂逞踈虞之事便思諉責卸擔臣部則臣之肉不足食而臣之要領不足供斧鑕矣從此竭蹶從事以供嗷嗷枵腹之衆固矢竭駑鈍將惟力是視然而竊有請焉各邊原有踰涯之額臣部別無點金之術近經廷臣條議臣部詳查俱奉煌煌明旨一則曰兵減餉增是何緣故目今大閱未竣務要着實清覈再則曰督撫諸臣悉意講求逐

一清覈勿得有溢原額以便給發已經臣部走檄宣傳諒已遠近俱到清覈一著臣不啻蒿目望之如瘳病之參苓也薊撫三十一萬之裁省方期共底厥成延撫二萬之奏報似猶存乎見端至於他鎮殫精料理豈其遜美他人顧乃宜報而久不報者何也臣每平心熟籌目今軍國俱匱在外咎內部之缺餉在內咎各邊之虛靡以相持開交諉之竇而以交諉成相尤之釁臣願與諸臣一反錮習交相勸勉在外則多方節省催徵以就縮在內則多方措處灌輸以就盈以各盡成共肩之局以合力濟同舟之事庶出入相權酌濟互施邊方鮮虛懸不償之債臣部靡無米強作之炊矣

請會議邊餉疏

題爲兵餉歲供不敷權宜補苴非策伏祈勅下廷臣會議以求至足之計以定經久之規事邊餉至今日而匱極矣臣部至今日而難極矣宜大寇迫門庭或撫或勦浩費何支薊密戎伏肘腋旋戢旋動驕養難繼秦晉時值災禱患切震鄰設防設援坐靡無窮而無一不求之臣部也假令出入之數不甚相遠臣猶可多方調濟不虞原額之不敷至一百一十餘萬也臣卽盡瘁拮据不過及於額設而止如民運則申飭矣京邊則考成矣近又疏理鹽法覆覈民運矣仰藉天威功令有赫積玩積逋之習漸覺振起然而分內之經營無當於分外之設

石隱園集卷六
處不足者仍不足也故崇禎元年發餉過二百餘萬蓋已無餘力矣乃有發過十之七八而責臣部以全完者又有見年全完而責臣部以積欠者邊疆慮無不缺餉借口同朝慮無不大義相督亦嘗於臣部一設處而深長思耶左軍而右民旣已斂怨於地方顧此而失彼又復觸望於邊庭實難無中生有何以在詘舉盈說者謂自遼難黔難繼起兵連禍結十年不解軍興供億歲至千萬此真國家三百年來所創見者海內物力公私有限捉襟露肘無足深訝噫是固然矣然伏思以天朝之大四海之富徵輸所至隨發隨盡朝不謀夕是何景色回想祖宗朝粟紅貫朽陳陳相因民不加賦而軍得宿

飽者夫豈異人無亦天地之財自足供天地之用臣等智盡能索其所爲議生議節者尙未盡其術乎若止因循支撐不於此時另作一番商量別設一番計處徒以空虛子府藏以叫號子邊鎮以督責子臣工以焦勞子君父如封疆何如宗社何此臣之所以憂心如焚而寢不貼席食不下咽者也矧我皇上宵旰籌畫諸臣悉心共計者無如此一事且衆正盈庭饒桑孔之心計抱劉晏之經綸者豈曰無人臣主計無術遠不古若旣不能夙儲不涸之倉又不能廣諮長久之計臣之罪也故今日願以臣部匱乏之情與在廷共見之併臣部措處之方與在廷共謀之也伏乞皇上軫國家之維艱恤臣部

之獨苦勅下九卿科道約日會議各陳所見或條奏御
前或揭送臣部聽臣等細加參酌孰爲不刊定畫孰爲
目前急着其實入告速見施行庶九邊有鼓腹之時而
臣部免尸素之愆矣

題議主客兵餉疏

題爲謹陳邊餉主客之額以圖節省足用之策事竊惟
方今軍興孔棘財用匱乏聖明虛已而咨長策盈庭抵
掌而談節用况職掌度支者敢不竭知畢慮而徒付之
無可奈何哉就臣所朝夕講求得一最耗靡之大端最
節省之要著則軍餉中之客餉是已夫各鎮主餉之外
又有客餉主餉者計口之需也客餉者不常之用也總

計各鎮客餉已一百九萬三百餘兩矣客餉之費不一
其大者則有征調之費邇來征調漸稀卽循例分防入
衛者用亦有限而支放開銷寧無九實一虛事故扣存
寧無報一漏二至於以主爲客調遣不離本鎮何以行
坐兼支此不可議節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今宣大
撫局方殷勢恐難惜小費至各邊叩款無日而奸弁仍
居爲奇貨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召買之費貴
賤相權本折相生原屬善政今則高擡時估從中侵漁
鉅萬金錢半供飛銷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修
築之費夫一勞永逸工作豈成年例且估計報成冒破
更自多方此不可議節省乎年來臣部按額題發而法

阻于綜覈各邊計數責償而情憚於清理不分孰主孰
客誰知用少用多及至給發難前盡以危詞恐嚇不曰
枵腹待斃則曰瞋目語難此爲主餉言則可耳其于客
餉何與焉臣度今日之財用至不足之中各伏其有餘
而以根究無人遂爾埋沒於因循徒使拖欠虛糜中外
開一互諉之端而成一相沿之局亦誰思其究竟哉請
及今亟定節省之着以後臣部發餉先儘主餉其客餉
必不可已者各鎮督撫預行造冊奏報勅下臣部磨算
無弊方行題發各鎮仍於季報內詳細開銷或慮期或
周折解運遷延各鎮不妨於主餉中通融支散候客餉
解到抵補庶在各鎮明明白白用之有實臣部直直截
截省之有名而百萬之中可以節省過半矣至于主餉
仍合民屯兼本折而定經制務爲長久之策永垂可守
之規亦籌邊裕國之上計也

初次乞休疏

奏爲國恩未報臣病已深懇乞聖明俯准休致以延殘
喘以重國計事臣本至愚極陋無所比數邇歲臥病林
壑業已絕意仕途不意誤蒙聖恩起之田間授以司農
重任頃者三年考滿又蒙加授官銜仰戴鴻恩天高地
厚真非捐糜頂踵所可報稱奈臣素稟虛弱服官三十
八年俱刑名兵馬錢糧之重而臣天性認真不敢一毫
自暇自逸惟期事事必躬必親殫精竭力而後無憾用

是元氣受傷心血盡耗鬚髮早白牙齒多脫歷任屢經告休非一次矣自頃承乏今職以來適值軍興孔棘財用匱乏自覺力綿而任重惟是將勤以補拙方矢夙興夜寐蚤入晏出督催外解灌輸九邊少釋宵旰於萬一不意福過災生頓至染疾沉篤臣自去冬飲食無味酒肉俱不沾唇痰涎壅盛咳嗽常不停聲猶望慎旃藥餌可望痊安不謂醫人見臣上焦有火投以寒涼之劑致臣脾胃益傷泄瀉大作自本月十九日以來洞下無數糞粥不入口者數日昨二十及二十二兩日召對臣聞命扶掖而入萬分矜持屏氣蹶蹶未至傾覆而召對之際嗽聲陡出不能自禁臣惶怖欲死則衰病委頓之一

驗也近復延醫傅懋光楊世京等診視僉稱憂慮傷心勞倦傷脾目今春月肝木氣旺致尅脾土若非謝事靜攝藥餌亦難收功夫臣以六十餘歲之軀而患脾胃虛損之疾斯其勢誠危而其禍誠難測矣人臣事君期于致身身之不保將於何致矧臣部錢糧樞紐案牘殷繁決非僵臥私第偃蹇床褥之夫所可辦理假令政務塵積叢脞招尤卽以瘵官溺職罪臣亦復何及所關國計誠非淺鮮是用披瀝血誠直陳於聖明之前伏祈皇上念臣真衰真病毫無矯飾准令休致回籍調理別選賢能強健之臣以襄國計臣倘得苟延視息固仰祝聖壽於萬年卽令溘先朝露亦永戴隆慈于九京矣奉 旨

石隱園藏書卷六
卿綜國計敏練周詳拮据勤勞朕所鑒悉軍興需餉正
賴料理豈得請告勉力任事以副倚重切勿再陳

詳陳節欠疏

題爲遵旨詳陳節欠各邊年例數目以候聖裁事崇禎
二年二月十二日恭遇文華殿召對皇上命臣查奏節
年拖欠各邊年例數目臣查國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
綏四鎮後益以薊州寧夏甘肅爲七後又益以山西固
原爲九今則密永昌易俱列戍矣延袤萬里守衛恭置
故土著之兵不足而增之以調遣民屯之餉不足而增
之以京運蓋各邊京運之發端在正統之禩正國計富
饒之秋邊臣於年例之外藉端請討者往往不乏主計
者亦往往曲徇孰知空虛之根已種於此矣迨嘉靖庚
戌之後軍興日棘用餉益侈不惜傾累朝之積蓄供九
邊之宿飽至嘉靖末年遂有出入不經之弊矣又歷隆
慶萬曆數十年間朝那夕湊此裒彼益年支一年略無
餘地至四十六年遼東發難竭海內之力以徇之四十
八年黔蜀稱戈又割西南之賦以從之而京邊愈不可
支年例愈不可繼矣此所以節年積欠虛懸而不能補
也今各邊奉旨清查尙未就緒而按數索償之奏牘日
積宸聰以致召對之頃仰履明問臣謹將節年負欠各
邊年例數目自萬曆三十八年起至天啓七年止共該
銀九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一兩七錢三分一十

開例細數上呈御覽夫以前代全盛之時庫藏充盈東西無警尙不能盡完邊餉况迄于今三空四盡遼餉黔餉供億幾六百萬海內之物力幾何太倉之歲入幾何既索新餉又補舊欠臣愚點金無術其何能分身而四應乎則惟有拮据于見年以姑置此舊欠而已伏惟聖明裁督施行

再乞休致疏

奏爲病困阽危痊可無日再懇天恩速賜休致無誤國計重務事臣以積勞染病具疏乞休荷天語之春溫覺寸心之冰凜戴鴻恩之高厚拊眇躬而跼蹐當此羽書旁午兵驕餉訕黼座宵旰策餉籌兵之日臣愚誤承拔擢備位度支正宜從在廷諸臣之後矢鞠躬盡瘁之節有始有卒圖報聖明何敢言去何忍言去第臣泄瀉之後脾氣大傷口舌生瘡飲啖減少頭目眩暈步履艱難益精神日憊一日形骸日瘠一日而膏肓亦日進一日矣臣自承乏今職策駑鈍以率司屬宵旦經營日無暇晷尙覺心力難周圖維鮮効而今且病矣數日以來雖勉從臥榻之餘僉押日行文牘料理出納錢穀然而堂署之間聞其無人題覆章奏多所寢閣已非明作勵精氣象矧九邊之遠九州之大其思慮籌畫所不周不到者多矣政務漸見塵積職掌愈覺瘵曠誰司度支而令若是雖蒙皇恩浩蕩聖度包荒欲盡犬馬之微長不遺

劔履之舊物顧皇上勗臣勉力而臣力不從心矣責臣
任事而臣志難帥氣矣本欲遵旨不敢再陳而負乘驚
心首丘注念又勢不能自禁矣方今英賢布列師濟盈
朝臣如九牛一毛滄海斥鴈何取于羸病之軀而筦大
農之重任乎且臣又于病中伏思臣部財賦非全裕充
勃時也在內則入少出多一發輒竭其病爲虛怯之症
在外則逋多解少催督不靈其病爲痿痺之証在脈絡
則輓運苦輓轡之滯而開之難給邊如尾閭之洩而節
之難其病爲結轡沉痾之証臣之日夕疚心神勞體病
殊多坐此夫虛怯痿痺結轡沉痾種種諸症財賦先受
之而臣身復受之其何能以病已病也從來病者投劑
無効則欲別延良醫對証診視如臣司計酌濟無術窘
迫益甚此亦聖明遴才醫國之時也而况臣委頓疴羸
曾旦暮不保而竭蹶難前耶伏乞皇上軫念國計重大
委非病夫可以虛擁速准臣愚休致回籍遴選賢能以
克厥任則殘喘得苟延于頃刻而國計亦稍舒于耗匱
矣奉 旨軍儲正急豈計臣杜門乞身之日卿素急公
當卽勉出體朕憂邊籌餉之意不得再有陳請

三懇休致疏

奏爲衰病委頓瘵曠堪憂三懇天恩俯准休致以重國
計以全晚節事臣因積勞成病醫藥罔効前二月內瀝
血披誠再疏叩關未荷俞旨臣拊躬跼踖不勝戰慄因

思天語煌煌軍儲正急更無急于此時者一人朝夕勵精百執事夙夜匪懈臣獨以衰頹病廢不克強自撐持以供厥職固誼所不敢出亦心所不自安也三月初旬恭逢前星彌月普天同慶舉朝嵩呼臣何人斯偃蹇私寓於是扶掖勉出趨蹌班行之間奄奄病骨萬分難支方擬再干天聽忽有薊鎮鼓譟之變方寸徬徨拮据措餉席藁待罪未敢稱病幸賴浩蕩鴻慈不加督過兼以請旨會議將借嘉謨以足兵食奉命祈禱欲得甘霖以慰黎庶皆臣職分內事真不容中輟而他誘者用是竭蹶經營忍死以待無奈福過災生舛錯踵至如布花月糧等項不能督催司官及時給發則精神不能照管實臣瘵曠之明證矣臣以奉職無狀自分難逃斧鉞又蒙皇上貸朽拙而懲司屬轉譴責而爲獎藉戴此天地高厚何辭頂踵捐糜惟是君恩愈渥臣心愈惕誰司統率誰總持籌循省溺職有覩面目焦心殫力寢處弗寧而臣病愈深矣人夏以來飲食減損形骸骨立痰火喘嗽百病交集步履艱辛舉止顛蹶纒一披閱眼昏如霧而目竭纒一批荅手足酸麻而力竭纒一籌畫五內怔忡如醉如癡而心思竭夫人臣事君惟此身耳無疾而以爲有疾者詐也有疾而以爲無疾者亦詐也臣之病體支離在朝大小臣工亦無一不耳而目之矣而臣貪戀崇臚夜行不休將無滋頑鈍而辱度支乎當此錢穀

殷繁羽書芻午庚癸之呼所在見告卽今年富力強者當之尙懷叢脞之懼矧以衰病垂斃之人悠悠忽忽不蚤引決未有不日見廢弛者也誤身而轉以誤國臣寧有死所也哉今會議藉諸臣條奏已經題覆祈禱賴皇上精誠頻霑霖霖而臣病實不可瘳矣雖欲不再爲陳請而不可得矣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平生心識之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捫心循省臣未始無自知之明也伏望皇上憐臣病危原非假託罷歸田里俾遂首立別選賢能以司國計則公私兼得而生死無憾矣奉旨卿經理國計日急軍儲近方集議剗調期有補濟何乃又申前請着一意料理以副倚任慎勿再陳

祭告 社稷復命疏

題爲復命事臣因夙疾未痊復被人言頃於六月初九日具疏上懇天恩俯賜休致疏已上矣復於本日見禮部題祈禱雨澤例該祭告社稷伏蒙聖恩欽遣臣行禮臣念時日已迫未便控辭改遣祇擬屆期力疾行禮迺本月初十日復有平臺召對之命臣以潦倒指摘之餘方恭聽皇上之罷斥旣不敢覲顏以對君父遂不克匍匐以入朝班非故爲偃蹇也然而私心之惶悚甚矣至於欽遣之與命在先社稷之祭告最重分無可諉義不容辭臣謹齋心力疾入壇未明行禮幸於事而竣矣謹具疏復命并備陳下情伏惟聖明鑒照俯賜矜宥微臣

幸甚奉 旨知道了部務煩劇卿廉勤端練朕所夙鑒
速出供職不得再陳

奏辯求罷疏

奏爲微臣據事回奏原無隱護敬剖心跡仰祈聖鑒并
賜罷斥以明國法以重言路事臣於本年四月十八日
接內閣揭帖今早皇上文華面諭陳良訓疏叅王應豸
剝餉欺君王應豸原報節省五十七萬餘兩是實是虛
果否卽是扣除八個月舊欠軍餉功罪不可相掩卿等
傳與戶部奏來臣隨具疏上聞內開罪撫王應豸報節
省新舊餉銀五十七萬餘兩臣合算之止節省銀三十
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一兩五錢有奇是實其浮報節省

銀一十九萬二千七百零八兩五錢有奇是虛遵上傳
也天語輝煌職掌攸關臣義不容緘默寧敢借申明錢
糧之題目爲罪撫卸過哉續奉聖旨據查王應豸節省
浮報已屬有欺其不職致變尙有餘款不必以哄諭捐
餉擬罪是罪撫如山之案已在聖明睿鑒中矣適從邸
報見巡關御史方大任有撫臣罪案不一一疏末語侵
臣其不滿于臣者則臣原疏有云薊撫所報節省原在
未發之中非見省已發之物然省得一分則臣部可少
欠一分是彼得其名而臣部并受其實等語而疑臣巧
爲應豸解夫臣就餉言餉非敢爲應豸解也九邊舊餉
爲數頗多臣部年來積欠亦復不少彼俱以未發者爲

石隱園藏書
歷過實數請討不已今既具疏裁汰則未發者可不作
欠於後來至新餉則係當年停發者其所浮報節省臣
部曾力駁之不少假貸若實在節省者而亦槩爲抹殺
將何以服其心查聖諭內原有果否卽是扣除八個月
舊欠軍餉臣部於八個月舊欠見在陸續湊給卽前鼓
譟時所發十七萬皆是物也稟奉明命虛虛實實自當
明白具報而敢含糊上聞乎至于應豸激變臣前疏末
所云撫馭乖方或別有罪案當還之公論俟之執法總
不敢于職掌外多置一喙其爲應豸解否原疏具在何
能逃聖明洞鑒臣於應豸原係同省異府道里隔遠素
不識面當此疆事決裂之日交章指摘之餘而臣祇奉

上傳拘泥職掌不能引嫌固辭以自守其涇涇之素誠
無所逃于愚魯之罪然臣精白一心自盟有素真可仰
對皇上共質諸臣而毫無委曲其間也若果粉榆情殷
軍國念薄如臺臣所言則臣當萬死矣是用不得不畧
陳原委剖白於君父之前伏乞皇上簡臣回奏原疏鑒
臣有無欺罔并憐臣病苦餘生罪過多端亟賜罷斥放
歸田里以爲大臣庸碌之戒以申言路發摘之明卽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弘恩也奉 旨王應豸節省銀數卿
據實具奏方大任疏論偶及不必介意言去

題報薊密兵餉疏

題爲重鎮兵糧事畿輔重地軍士雲屯臣待罪度支實

以措發月餉爲職斯夕兢兢日不暇給計臣所給發者較往歲不啻過之雖舊逋未能立辦而現月亦覺粗支卽薊鎮軍兵前三月鼓譟時臣部給發新舊餉銀共以十七萬計通算似可足支四月今云止領三月鼓譟之後逃亡必多又新奉明旨清汰亦未見一字言及而索餉之牘日有聞也總之軍驕已甚別無約束制禦之方惟靠多發月餉以爲綦養牢籠之地耳卽云給發三月是真自鼓譟後僅逾兩月豈盡蕩費而遽有蠢動不安之象豈從來數年積欠必須今日盡補而後快于心哉當此春夏之交外解中斷秦晉各邊處處告急其不能獨供一鎮一隅明矣然外而督撫卽稱軍心動搖內而聖明未免焦勞注念臣部又安敢秦越視之而悠忽置之也萬不得已百方那湊以充三鎮之用匍匐竭蹶支撐目前固微臣之分義宜爾也然臣竊有請焉夫各鎮按月授食似亦少敷而薊門一帶離信誼譁動曰不足則督撫之頻爲代請與軍士之疾呼狂逞者亦惟是舊欠耳舊欠之所自起久矣假令前之人現月給發應無舊欠惟前之人不能現月給發而以遺臣臣現月給發矣而又責以完舊欠臣豈有點金之術歟且臣匪有所靳而故難其完也臣稔知其皆實歷過月餉也假令臣擁不涸之倉而顛奉薊門于以討軍實而銷積逋嗷皇仁而慰羣心臣卽捐此頂踵豈敢有愛乃額餉而旣縮

矣呼庚呼癸章滿公車往時臣部緩宜雲秦塞而圖關
寧今并緩關寧而圖薊門矣臣之牛馬拮据鞅掌補苴
固自無所辭責而督之立辦舊欠臣卽負罪而力不前
總難令軍心之屬厭也譬之庖人然庖之不治而使待
哺者磨厲動色嗔目語難貽主者憂庖人有餘戮矣顧
庖人數米而炊其實且乏米也能爲本日之食足矣而
又兼爲先日之食待哺者本日無缺食足矣而又望以
兼補先日之食卽重呵譴責庖人恐無益緩急之數也
今臣所處不幸類此伏計督撫重臣當必別有懷德畏
威之感孚用鼓有勇知方之大義者若徒借口索欠日
爲哓哓恐九邊之積逋不止薊門一鎮尤而效之其又
何誅伏祈皇上俯鑒臣部措餉委無遺力諭令各鎮軍
丁此後不論京運民屯但一月有一月之餉便足糊口
而不得盡取償于京運亦不得盡責望于積逋其累年
拖欠姑俟寬裕之日再行補發庶覬覦潛消反側漸定
而臣部亦可藉以措手矣

四懇休致疏

奏爲微臣狗馬之病日深日憊力疾不前謹冒罪四懇
休致以遂生還以免誤國事竊念臣自入春以來憂勞
成病兩疏乞休未荷矜允迄于入夏有病而過叢生有
過而病愈劇以萬不能支之身任萬不易勝之事心血
嘔盡徒滋顛蹶懇切陳情又復蒙天恩勉留于是臣情

愈棘而臣詞已竭矣適值皇上精誠格天臣奉旨有謝
雨之役又北郊在邇臣分當陪祀護蹕遂恐死力疾復
出供職矣惟是衰病之軀遇勞輒篤脾胃之症觸暑爲
劇頃自閏四月二十八日入署齋宿料理積案夜以繼
日泄瀉故疾輒爾復發迨五月初二日北郊事竣且變
而嘔吐下痢矣扶掖歸來呻吟一榻不覺惴惴性命之
憂夫皇上之留臣非爲其忝居九列姑示以優隆體貌
已也必謂軍儲正急料理需人意臣精力尙可竭蹶病
勢尙未困憊也微臣祇承上命致身事君非僅從三尺
起見姑戀此榮華富貴已也必謂遭時遇主平生奇觀
苟時艱之可効吾何愛乎髮膚也廼軍國實未有濟病
勢已難復起而猶以一息尙存借口盡瘁而重負乘之
羞則臣今日之罪案也且臣馳驅仕路業經三十八年
齒踰六旬精血盡耗憂勞煎煉久病失調固已委頓之
極無復支持之理見今泄痢交作形骸骨立飲食不消
倍苦哽噎醫家僉謂元氣虛弱此病在本而不在標斷
非藥餌可異奏効若不謝事靜攝將成勞瘵翻胃之症
雖盧扁無所施其技尙不蚤自引決惟有奄奄待盡耳
蓋皇上所以勉畱臣者爲軍國計異老馬猶堪鞭策而
臣所以力懇皇上者亦爲軍國計知駑力終難遠到是
以雖感高厚之恩戴知遇之隆而終不敢以垂斃之軀
冒鞠躬之誼者臣之自揣固甚明也伏乞憐臣危病量

臣苦衷立賜骸骨使臣生死無誤軍國之憾卽以身填溝壑有餘快矣奉 旨度支重任朕方眷倚忠猷豈但優隆體貌卿旣憂邊急餉政當勉力籌畫何乃輒以病請著卽出視事慎勿杜門致稽部務

五懇休致疏

奏爲臣病愈危臣職愈曠五懇天恩速賜休致以無悞軍國大計事臣莊誦明旨伏枕叩頭不勝感激不勝惶悚旣獎忠猷復勗籌畫何春温也旣戒杜門又飭部務何秋肅也顧臣前此亦嘗勉矢葑菲夙夜在公無奈時乖命蹇福過灾生天實限之人且奈何臣自初病以迄今日倏已匝旬委頓已極全無起色見今赤白洞下濃血淋漓狼藉汗穢無復人禮飲食盡嘔骨瘦如柴所未登鬼錄者僅呼吸毫髮間耳蓋泄痢亦人所時有也惟以衰年久病者當之則九死一生之症也臣先是杜門雖在病困每每延見司屬商確政務裁決公移日行不滯未嘗以病爲解而今呻吟床褥跬步爲艱蓬頭垢面其奚能晉接冠裳神昏力竭復不能料理積案此而望之攄一猷獻一畫其將能乎此而責之無杜門無稽部務其又能乎瘵曠若此將安用之撫心循省臣罪深矣此臣之所爲痛心腐首而不能頃刻卽安者也度支非臥病之官膏肓非易瘳之疾萬一皇上不速賜玦必俟犬馬賤軀一旦溘先朝露臣卽欲戀皇上不可得皇上

卽欲畱臣亦不可得然後幡然更始選賢任能恐後時
已久而悞事亦多矣誰妨賢路誰誤國計以至于此是
臣生無微勞而死有餘辜也臣有死不瞑也是用五懇
天恩蚤賜微臣休致仍亟會推以重邦計則臣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辰下各邊兵餉雖稱匱詘臣仗皇上威
靈竭蹶湊泊亦覺少支目前恐有疑臣爲畏難避患而
托病求去者請乞皇上勅令法曹臨臣私寓驗臣病勢
若敢駕無病爲有病飾小病爲大病者臣請先受欺君
之罪願甘斧鉞之誅奉 旨卿體力强健偶恙易痊何
遽連疏亟請大臣急公不辭勞瘁佇卽勉出勿再控陳
六懇休致疏

奏爲戀闕徒殷沉痾難起六懇天恩乞賜休致以免重
誤國計事伏念人臣遭時遇主就列則傾心委任乞退
則溫語慰畱覆餗已見而不督其過衰病已極而不厭
其憊有君如此奚忍負之區區軀命不思捐以爲聖明
報豈復有人心者哉犬馬猶知戀主蛇雀亦復啣恩而
臣連疏亟請愬然決去是以人而不如物也惟是捐軀
而有濟于國則事君致身之義也捐軀而無補于時則
貪位固寵之謀也臣籌之熟矣臣頃泄痢經旬垂絕數
四比雖漸止而元氣虛弱之極形骸瘦削之極鎮日僵
臥一室纔出延見司屬則傾覆隨之矣終朝偃蹇一榻
強起披閱文移則眩暈繼之矣今揣勢固無生理卽幸

生寧有健時臣片晷杜門則諸司群吏總成暮氣經旬
謝事則科抄部牘盡蒙積塵軍國大事何堪耽誤爾爾
乎臣病旣因部務不獲調攝部務復因臣病不獲料理
微臣一身處于不進不退之間所係猶小國計萬種介
在若弛若墜之際所關實大臣爲是如坐鍼氈如負芒
刺誠有瞬息不能待而引去當力決者非敢規私便而
辜主恩也真見國計重大舉倥偬匱乏之任責膏肓沉
痼之人卽勉強撐支其何能辦令苟且辦之而苟且應
之到底祇成一誤臣以病而誤國計皇上優容一病臣
而究至于誤國計均非算之得也矧今師濟布列精明
強幹百倍於臣者固不乏人惟皇上之所使何用此疋
羸骨支者俾之自誤且誤國平伏乞聖慈垂鑒臣病委
篤臣去難待刻期放臣生還暫令亞卿攝署速遴才望
推補庶國計付託得人而臣亦覺生順而死安矣奉
旨卿司計勞苦朕所鑒知旣奏偶恙已漸痊准調理二
三日卽出理部務不必再陳

會議邊餉疏

題爲會議已經宸斷立法務在必行仰祈聖明申飭中
外同心共裕國用事臣以邊餉匱乏仰屋無策賴在廷
諸臣協恭之忱各抒碩畫臣等謬加叅酌條列四疏仰
塵睿鑒我皇上權一時之緩急酌百年之利弊可否一
經聖裁行止定爲令甲復諭臣部彙冊頒行中外務求

畫一天語諄諄欲裨實效毋托空言其所以計餉者亦何周至而深遠也臣於明旨允行條議內反覆斟酌其間確有實據可濟目前軍需者如班軍折價加增權額停修倉廩板木改折此已有額數而但須徵解者也如增加鹽引搜括雜稅南馬協濟修衙銀兩牙行換帖奏解紙贖議捐公費河濱灘蕩吏農班價寺田起科裁革冗役清汰虛冒生祠變價賈稅酌徵殿工冠帶京東水田此未有確額而猶俟查覆者也總計凡二十款然非取之民間亦非增之額外不過那緩以就急哀多以益寡舉向來耗蠹於無用之物力一轉移間便成九邊之丹膏耳臣部沿門持鉢似強人以太難顧原非得已也

若求者勢如救焚而應者竟作畫餅是臣部能議而未必能行中外卽勉強奉行而不能奏手如國計何哉及查臣部從前會議業非一次其成命甫頒旋即廢閣者多矣臣所以痛心往事而熟籌於將來也况聖斷凜然旣破築室之謀輿論僉同須濟公家之事願諸臣各化成見緩急相關臣之罪戾或藉此以少逭矣臣雖病困垂死旦夕去國而九邊軍餉之匱乏未嘗頃刻眞諸懷謹將奉旨允行條議諸款彙成一疏恭進御覽合候命下刻刊成冊頒行各該省直更望皇上叮嚀申飭內外同心應商確者商確應承認者承認務令不敷軍儲早有着落早定畫一儻有以空文支吾者許令臣部執白

簡以繩之危疆幸甚臣愚幸甚

轉餉畫一疏

題爲轉餉有至便之術司鑰有無弊之法懇乞聖明著
爲畫一以平出納以利輓輸事項者臣以病困乞休情
詞幾竭未蒙皇上允從雖病體支離尙思積誠補贖再
請而感動天聽未知何時則臣養痾待命之日皆曠職
悞事之日而臣罪愈不可贖矣用是不愛一息尙存之
頂踵爲皇上圖涓涘之報卽舉一事畫一籌而委項焉
足以不恨蓋自臣受事以來內慮倉庫之匱乏外憂九
邊之脫巾無刻不討國計而圖維之已幸略有次第而
又仰賴皇上寵靈命廷臣集議訐謨入告見今刻布中
外極力督催臣自是可免瓶罍之耻負乘之咎矣而就
筦庫之事得一最便之法爲臣所熟計而至約同屬所
力行而見効者尙欲仰懇皇上著爲功令使共遵守則
委解兌支之法是已兌支者借庫爲持平而不從庫受
出入者也出入之際爲輕爲重爲遲爲速無窮之弊伏
焉蓋解官苦於內收之重而中實多濡染監督苦於外
解之輕而中或索贈耗卽在外餉司亦藉口於部發之
短少而遂乘機扣除卽有賢者不免隨風而靡總之皆
牢不可破之弊也臣爲此扼腕久矣欲滌其弊惟在兌
支良以兌支則雖有出入實無出入輕重無所容其私
遲速不得任其意卽有庫內奸書猾吏亦將窮於伎倆

之無復之解官不必別有鑽營積棍不得恣爲包攬而稱兌自公轉運自捷矣奚以明其然也蓋太倉錢糧十八充邊餉者也新庫錢糧盡數充邊餉者也今外解一到各鎮委官環向爭索隨時給發猶虞其晚非若舉盈之時發不能盡尙需貯庫者也畢竟歸于委官之手何必復入筦庫之手臣自受事之始因見掛欠之多卽將新舊二庫法馬比較相同合爲一式有稍重者卽加挫磨計新庫每一千三百兩減去三兩四錢太倉每一千兩減去一兩又通行各省直藩司餉司但有法馬輕重不如式卽令請發更換又立樣銀之法每解銀詣部時用銀四錠較勘平準作爲樣銀外兌內兌以此爲則正欲使內外分數毫髮不爽以便於兌支耳若能率繇無弊中外血脉自相貫通決無彼此隔礙偏輕偏重之患亦無往昔掛欠成千成百之事矣其法外解一到一槩不收入庫一面呈堂派發一面卽喚解官委官會同巡視科道當堂面兌登冊入鞘卽時起運其銀錠稍輕者仍令解官找補解官原有添搭水脚彼亦無辭儻原錠稍重些須者不妨作正支銷行文知會則濡染不期絕而絕贈耗不期清而清矣然後通行督撫餉司知會旣係解委自兌餉數充足而猶藉口庫折出示短少者是餉司直以其身爲射的耳至於羨銀之說曩時固亦小補然錢糧止有此數解者旣不可多求領者又不可少

不隱園藏書卷六
與此物將奚從出不幾爲浸漁者藉之口耶今但斬斷
葛藤全用兌支一法則此太倉新庫之羨餘卽爲國家
節縮計正自不必垂涎耳此法立也一便於解官二便
於監督三便於餉司一舉而三善備焉將潔已奉公者
固因以明素心卽不然者而法行已久難以私更如蓬
之在麻不扶自直雖有貪墨桀黠之徒亦無所用之矣
此真拔本塞源一清永清之術也臣雖在病困竊見聖
明注意庫藏鄭重錢糧而軍儲邊餉所關尤鉅故從床
褥呻吟求其實實可行而永永無弊者舉以上聞於以
少荅高厚稍追瘝曠未必不在此舉也

七懇休致疏

奏爲屢疏乞骸未允人言突至堪羞七懇天恩立賜休
致以遂苦情以全晚節事臣頃以脾胃虛弱泄痢瀕危
沉痾難起六疏乞骸不啻唇焦頰禿勢迫詞窮矣明旨
謂司計勞苦朕所鑒知是直以推心置腹之恩待臣也
又限調理二三日卽出理部務是又瘝官曠職之警惕
臣也臣用且感且懼有不敢以頃刻淹者惟是臣病已
入膏肓豈調理數日可愈部務大費撐支豈衰殘微臣
克堪政擬再申前請忽值聖躬深居邃攝遂不敢造次
瀆陳矣比接邸報見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羅喻
義有大學見行之制書必不可毀一疏疏末數語有感
於黃髮之無愆欲慎重刑名錢穀而致慨於今之錢穀

主者爲尸居餘息之人此真救時藥石而於臣尤實獲我心臣累疏自陳不如禮臣之一言代寫也臣之負乘溺職不勝厥任皇上雖心鑒之而猶姑優容之臣屢疏乞骸皇上若謂或有矯飾而未之允今禮臣之持論如此是可以占人情之同而臣之非捏辭托病避難偷安亦可兩相印證矣且禮臣負宇內重望旦晚當膺大拜畱心國計此正其嘉謨嘉猷入告我后之一端也皇上卽不信臣言又安可不信禮臣之言也夫皇上之諄諄畱臣將爲軍國錢穀計乎則臣衰病昏瞶之餘其不足以補其時艱審矣必待庚癸遍呼叢脞滋罪臣縱萬死不足贖其如社稷何將爲微臣功名計乎人臣致主正

有此身而廉耻者尤立身大防也今以極衰極病之身夜行不休以致愆尤日積漸來指摘之口卽皇上曲加憫念亦不能爲臣地矣蓋臣頽齡篤疾不堪鞭策負恩誤國私心廩廩曠官若此一宜去辰入酉出拮据部務交游覲謁一切報罷疎節若此二宜去薑桂鄙性至老弗移囑託情面槩難曲徇不合時宜如此三宜去目今皇上勵精圖治諸臣莫不精白承休勩勤國計豈患乏人伏乞皇上電臣累疏宥采人言鑒臣苦衷全臣晚節立賜休致蚤令回籍則所以賚臣者實多臣惟有戴皇恩於無疆祝聖壽於萬年已耳奉 旨卿任事勤敏部無畱務且精力健盛心思周詳國計方切倚賴還加意

料理奏內旁及之言不必介懷

遼餉出入定額疏

題爲遼餉出入之額事該臣看得遼餉出浮於入自天啓三年前任尙書李宗延具有遼餉虧額已多一疏已積缺額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簡查舊案年年告匱甚至缺額二百餘萬昨歲臣部復奉聖諭查造簡明文冊約畧其數亦缺至一百二十五萬有奇臣初受度支事心竊憂之而不能無疑一疑其缺之數何以倏多倏少也再疑其入數缺矣何以出數仍歸足額不至如舊餉之積欠累月悠悠難結也今荏苒承乏已及一載局中滋味甘苦自知見前此年分關鎮請餉之文有此月多而

彼月少此月少而彼月多者是此月已不知彼月之數也有逐月請討業已如數兌發而復於數月後申請找補者是此月尙不知此月之數也不能計月何以計年故冊內皆言約數况乎約數之外如所謂犒賞行糧廩鹽等項各色紛紛不一而足益以省直多事借畱不常而款項愈游移矣缺數之倏多倏少者此也省直開徵舊餉多在本年秋冬而新餉成例於本年冬月卽預徵來年春月銀兩如本年冬餉不敷隨卽以春月預徵銀補之是本年透用明年之餉也新餉叅罰較嚴故帶徵銀兩亦多零星解到以應眼前之用是本年追用往年之餉也勉強支持全恃通融接濟况前此內帑充盈每

遇陳請輒沛發數十萬又北直召買以遼東舊餉之故
動支京邊相抵多寡不等而諸臣爲國籌邊多方建議
如臨德二倉改折除拖欠行催外亦已先獲十餘萬之
用且各處逆賊變產等項時蒙皇上允發充餉凡此皆
在新餉入額之外者也遼餉之缺而不缺者此也臣初
不得其故而心憂及深試之得其故而憂愈甚則以目
前補苴終非長策耳茲幸清汰之後出額已減七十餘
萬合盤打算歲出共該銀五百一十三萬八百八十六
兩有奇今殫累月之搜羅錙銖而積累之以崇禎三年
爲始歲入共該銀五百一十六萬零五百五十八兩有
奇較之出數尙溢額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兩有奇謹

造新餉出入款項恭呈御覽臣非能顛天雨粟願地湧
金也亦惟是額虛者實之則昔日懸空之雜項至今日
而有着落矣額分者還之則昔日坐畱之島餉充餉多
用之登餉題畱之廣東鹽課至今日而歸固有矣額泛
者定之則昔日之動用京邊新舊兩持銷算不決者題
奉欽依以二十萬爲準矣額有不得用於今年應催解
於來年者如南京之事例贛州之橋稅無容聽其久假
矣諸如此類備載於各款之下以見昔日尾閭漏卮之
所自去今日竹頭木屑之所自來總之仗皇上之威靈
賴邊臣之清覈督餉臺臣之商確籌量及在廷諸臣之
蒿目借箸臣始得因端而窮其緒按數而勒其成耳此

外尙有南京牧馬場租先年暫借工部助工今應歸還
臣部充餉又撫按公費一項地方肥瘠相懸設處難易
亦異若以部派懸坐之額責其全完恐終不得之數也
似應仍行省直撫按酌量時勢認定額數以便催解亮
諸臣憂國急公必無敢以虛文應者今尙不敢列在入
額之內姑俟認額以後凡有解到另款貯庫以備三韓
不時之需又據省直開報舊歲免覲一項共該扣路費
銀九千六百七十一兩應令照數解部臣亦不敢列於
入額之內蓋三年一次原非常徵免覲多寡亦無定數
合俟朝覲之年奏充五年再閏之餉亦便計也從此以
往但得省直諸臣憂封疆之憂心皇上之心設法措處
無輕議借議畱竭蹶催科無致日逋日欠庶新餉缺額
兩字不復以厯宵旰之懷而臣部亦得藉手竣事與斯
民休息於輕徭薄賦之天可計日俟矣

石園圖
蘇和卷六
三



